

登州府志卷之二十

藝文志

記

登州府新遷察院記

藍



御史周官也掌邦國都鄙之治法凡治者受令焉至秦以御史監諸郡漢以御史督三輔州郡唐宋以來又設三院侍御史之署曰臺院殿中侍御史之署曰殿院監察御史之署曰察院言事察事各有所掌也明興之初革臺院殿院而獨設監察御史彈舉違失

繩糾讒慝風霜之任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焉其署之
在兩京者曰道而各以其地名之其署之在各藩及
兩畿郡縣按臨之處者皆仍曰察院云登州府舊有
察院在府之東南隅而規制狹隘前臨闔闔市囂徹
聞文武屬吏之庭叅者至不能盡容因尋苟簡無以
重威殆百有餘年上下病之嘉靖甲辰年夏祥符李
君來知府事顧瞻嘆曰昔在成周五等之國莫不篤
於賓客而尤重於朝廷之使授館之禮弗敢以少緩
也今之郡略與侯國等御史每歲遣一人出巡一方

蓋王上臨軒所命者而其館宇乃弊且陋若是其
禮也哉欲謀改作以時羸民誦不果至於丙午之春
政通民和乃詢於僚佐及父老得廢庫故址爽塏宏
敞其向離宮衆皆曰遷之允宜太守君乃發其自聽
詞訟贖金得百餘兩掄材鳩工擇吏董役適有以釋
老廢宇來告者太守君曰王弘中之觀察江西壞釋
氏舍以飭公宇韓文公銘之曰志儒之本達士之經
此舊典也遂撤而用之親往指畫程其功稽其費俾
無惰慢無漏遺焉前爲廳事後爲寢室中爲柱廊各

五間寢室之後又爲書舍東爲射圃西爲毆園各三間廳事之前爲路臺爲甬道南出爲儀門五間儀門之內及寢室之前左右爲廊廡十有七間則吏牘之所棲徒隸之所憇庖湏之所在也儀門之南爲外門三間設扇鑰以嚴出入榜曰察院外門之東西及南又爲屬吏之候舍七區每區廳三間以垣墻折而東西以周于北凡二百餘丈也用棟楹梁椽板楹之屬約七千三百五十有奇葢瓦級甃鴟吻之屬約五萬二千五百有奇鐵線歷灰礎礪之屬約六千一百有奇奇徒役者軍夫千餘民夫百六十有奇工匠之屬八十有奇鍛者圻者畫工梓人各役多者十餘旬少則三五旬葢百五十日而落成公帑不告乏而人不告勞深觀整密可以肅憲度而聳具瞻矣其同僚牛君等書其事遣經歷趙宓來請勒詞于石以傳永世嗟乎魯語有之署位之表也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察院洞開憲節危立謁其門者膽落而趨其庭者骨栗非他署比也署成孔安皆民之力而上之賜也其蓋思臧文仲善守之言矣乎李君名紳字朝儀以進士起

登州府志 卷二十一
三
宦歷太常博士戶部郎中擢知臨洮府改登州屢膺
憲臺薦剡其善政可傳者此特一事耳贊成其事者
同知武功牛君兆祥通判蒲城姜君泗定興劉君沂
岷州劉君畏推官泰和楊君載鳴皆有勞績云

登州府新建察院記

陳鍾盛

天下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事者惟是主德下達民
情上通而已聞之蘇子曰太上不謁而得所欲不訴
而去所惡懽忻交暢至順治也其次不能無謁謁而
必見察不能無訴訴而必見省火塞去鬱以幾於治

治雖不古若而亦無不治也至於後世君尊如天門
幽如鬼斯民有所謁如謁之於天有所訴如訴之于
鬼神而豪悍貪狡者始憑藉勢力以剝削武斷於其
間主德無由下達民情不得上通積久不解而生民
之計乃困矣困極則憤憤盈則亂理數循環無足怪
者昔聖人知其然也故述職之外復親巡狩五嶽之
下皆必有明堂焉所至陳詩問俗同禮如器禮高年
存疾苦凡下國之貞淫好惡勤惰貪廉莫不犁然于
天子之心日以行其慶讓而天下乃益自濯磨砥礪

以祈免於罪戾唐虞三代之隆蓋誠以此漢唐而後
郡縣相仍巡狩之典雖難復舉然而直指有使分行
有命莫不颺颺然慮民之有欲而不得謁有惡而無
所訴也故凡受直指分行之任者其人難其權重其
地尊其望隆察院之有專署蓋儼然存明堂之遺意
焉度其制當不自我昭代始然而我昭代之重察院
也視以前爲尤甚何也前朝直指之使分行之命官
無專秩舉無定期或因天下盜賊竊發法令之梗而

乃有北時簡焉事亟則行事平復已則各郡察院之

有無亦未可知之數也洪惟我昭代太祖以神聖開

天列聖以純熙繼統慮無不周綱無不舉謂圖治於
既亂何如防亂於方治察院之所以必專勅而所至
之必有專署也自畿輔而郡縣莫不皆然乃若登城
懸界海濱寇賊奸宄每窟穴焉且其地僻險梓莪無
繁碩嘉生之植故其民多窮窮則亦於爲非其需
彈壓撫循也爲更急惟是察院一署自於順四年毀
于兵燹先是以瘡痍之餘利用煦休長於土者有所
藉口因陋就簡僦居民房迄今已六年矣予不敏以

丙子秋承命來守雖本衙堂宇仍存瓦礫而慨然念
憲體之尊則察院之宜建有倍急於府堂者方擬鳩
工聚材而海上告警葺城備糗百務孔艱稽延至丁
丑之四月而簡命已下勢難復緩承巡道周之訓倦
倦曉諭百計經度土地築於是爰合屬謀始市基
屋於鄉先生徐逢聘陳夢琬陳公復輸地未受價整
飭更張而規制起焉是役也事亟而時謂郡屬有司
雖有同心而山川悠遠輸運維艱本府多方設處卽
工役資之各屬而日給工食四分一木一石平價和
市故料材畢集衆心踴躍費雖不貲而已不日成之
丹雘聖黜莫不備舉而規摹氣槩亦已巍然尊煥然
起矣時按臺洪公首光茲署修廢舉墜摘隱錫好事
事可載方冊後之磨簡書而至者坐而受計使登民
之有謁而得察有訴而見省彈壓撫循寇賊奸宄之
畢職而笑獨無告者之皆得其所也至德無不達民
情無不通久安長治億萬斯年則予拮据茲土以期
無負於聖天子無負於登民之意亦庶幾藉此署之
建而永存矣今稽其地基則買徐鄉宦原承許舍人

舊房屋地基用價四百六十五兩買陳聚垣東邊南
頭房屋地基用價六十兩買民間陳生員等西邊地
基用價四十七兩六錢四分陳鄉宦地基一段長二
十丈濶二丈房三間估價五十兩本宦捐助未受價
生員馬御階地基長一丈二尺濶九尺估價三兩本
生捐助未受價已上地價除陳鄉宦馬生員外實去
銀五百七十二兩六錢四分今稽其用費則買木料
銀一百九十四兩三錢買磚銀一百八十兩九錢買
瓦銀二百二十三兩四錢買石炭銀一百五十一兩
一錢一分各夫匠工食銀四百兩四錢三分共用銀
一千七百二十二兩七錢八分八屬各派二百兩共
一千六百兩尚少一百二十二兩七錢八分本府捐
助竣事蓋不敢多派滋擾貽好大喜功之譏也今稽
其同事本府二三僚友及令佐各屬或急公迅輸而
兼督理或殫力計畫而效劬勩均有不可泯之績而
王別駕陰司李任縣令董獨賢厥功尤懋若寧海金
州守蓬萊劉縣令招遠屈縣令雖未與事而所派前
銀俱三屬照派完數至公署成越月抵任揚勵而收

攝之如余小子竭蹶董成誠職在督率分所宜然匪敢侈爲已力也此一役也創於崇禎十年閏四月十一日成於本年六月初二日仰藉聖天子之威靈各上臺之整飭諸共事之同心維時不久爲功甚速事半功倍允屬千秋勝舉並記之以誌不朽云

新建巡察海道記

吳 昶

我聖祖肇造之初分天下爲十三省各置以藩臬二司官有定員事有定守以登萊大東之地去新羅日本諸倭夷不遠率憑負島嶼出沒不時爲居民患又地多鹽礦而無知竊發者勢不能盡無乃命臬司一

人往來巡察以飭吏治以悉民隱以靖方隅登州去省殆千里或虞其不便時弘治己未登人崔宗等奏請任劄萊州以便調度蓋五十七年於茲矣正德辛未以流賊煽亂尋得兼理兵備後嘉靖壬午慮兵勢單弱卒然應變之難復調取登萊壯快以實行伍以時簡閱自是權愈重而責愈艱矣百九十年餘海不揚波民獲安堵實維賴之歲辛亥巡撫都御史王公忬巡按監察御史項公廷吉以糧儲督理之難兼之

遼人潛住海島者日甚一日漸不可長奏以分守居萊以巡察居登雖更署不常要亦通變宜民之道登州舊有巡察行署湫隘卑陋且歲久就圯一時有司曾一卜地於和豐倉之故址議欲建之而不果者數年今歲乙卯春二月新岑陶公奉簡命而來時太守芹谷呂公顛蒞郡僅餘兩月遂協謀於同知冀君桐通判羅君士賢孫君价推官喬君椿而毅然以爲已任計原估工費銀千百餘兩而公帑無礙者不及三分之一蓬萊附郭之地民力竭堪乃多指置分給八

屬俾各任乃役值政餘躬自經畫仍檄羅君士賢董理之時寧海州知州章楷蓬萊縣知縣黃以賢萊陽縣知縣牛山木黃縣知縣申去疾福山縣知縣梅如玉棲霞縣知縣吳桐諸奉役者率以公之心爲心易才之良募工之能而求以共濟之者如不及是以民不告勞財不告匱而功自就緒正中爲大堂五楹循過而入爲後堂五楹爲寢室五楹堂之前爲大門儀門各三楹吏胥僕從之舍亦罔不備大門之外左右各建以坊而題之煥乎章矣以適陰陽之宜以肅遠

邇之觀以峻出入之防又何施而不可是舉也肇於
是年之二月以八月而落之子辱士類方竊以自慶
會太守諸君托以志之予惟公署之設所以慎官守
一政令也得其人則政善民安署亦以人而重矣矧
吾登高山爲城巨海爲池天下言形勝者多歸之我
新岑園公之來將必樹之奇勲垂之駿譽與山俱峙
與川俱流不但爲公署之重已也嗣是而蒞斯者其
閱吾言也尚亦知所自重也哉

巡察海道題名記

陳渠

山東海道設自國初歲由臬司東巡海上弘治己未
始建牙萊州歷四十二年嘉靖庚子貴溪吳公道南
監題名石於萊景泰而上失載少保毛公有記至乙
卯觀風者因倭患浙直間念歷海波改建登州秩秩
然道治備矣乃使者仍居萊不果遷越八年壬戌獻
縣陳公奉命移節嗣是遂爲定止矣其題名石在萊
不俱遷且載之來石浸以漫漶又自吳公春以後凡
二十七年歷十餘姓未鐫萬曆甲戌余承乏來登睹
題名石闕狀因讀萊志稍詰其由復簡其掌故得王

公傳以下姓氏間有履歷已不可悉余感之呻吟神
嗒嗒乎士君子瓌竒浚采赫有聲施雖貞礪幾泐矣
而輝且明溢名之勳不勒奚論也如流茲任者在近
年諸公風猷誕霽令望未艾公論當以徐定餘未敢
權品焉切觀吳公道南而上類多洊陟顯融助伐輝
赫人固侈頌之乃其當於心不謀而合者僉曰夏公
寅哉夫夏公位不滿德名滋以昌何繫於石而石以
公重故知吾人光建大業芬揚永禩列於不朽之塗
當自有在卽功名未足槩之矧曰富貴云乎余感已
更爲悚意以懼也爰告後來君子儻有知我罪我乎
若夫署置之詳控轄之重於毛公記中

郡守題名記

盧寧

國史之法宰相百官因事得書而善惡以著其在外
群工鮮與也郡守親民之官其利害於民爲甚切史
顧不書抑何以示勸懲於將來故郡有志郡之中也
志或不備又別爲題名卽因名責實一舉目而善惡
昭焉噫可畏哉故題名非以表著也春秋遺意也按
登在唐虞爲峒夷夏斟灌斟鄩氏封其地周爲牟子

國師尚父封蒲姑奄有萊牟址于黃至春秋書取根
牟書牟人來朝雖以狄貶固所責備者也登所謂故
國者非耶兩漢迄今刺守于其土者素無題名余以
嘉靖戊午夏服命嗣至則見民居落寞而田野之荒
蕪也爲泣而嘆曰此非唐虞成周之地耶當其時豈
盡如是也耶踰歲己未以大觀返則見歲凶民饑輾
轉溝壑不可數計又爲泣而嘆曰唐虞成周豈盡無
饑饉歲耶而其民豈盡如是也耶以是務節約抑貪

歲所以安集而惠養之顧賦急于公而役繁于下勢

有非守所得專者夙夜惓惓爰求前守善政而師之
及閱史志則見賢如何叔龍夔楊伯起震邢子良臧
辛氏公義諸政蹟微有存者然率略而不著嚴挺之
浚侍其景升曙馬子元知節則惟叙述其平生而已
其特祀如李誠之師中惟錄知洛州秦州之政如蘓
子瞻軾惟錄嵯政一議馬處厚默惟錄更定配島法
餘無聞焉至于郭氏進林氏弼畢氏汝舟段氏堅劉
氏鏞鄭氏傑則并其名氏貫歷而亡之又安望其政
蹟之叙著也非所謂志或有不備者耶夫名以實起

實以名傳名之不舉實之所由湮也初灌鄴死后羿寒浞之難存少康於夏且不紀其忠尚父本敬義之訓敷尊賢尚功之治志已不詳其實漢唐而下諸賢可知也後此而守者又可知也乃竊不自揣稽核其姓氏歲次斷自洪武丙辰迄於嘉靖庚申立石題名而記之孰爲廉惠孰則頑暴一正立而具見而踵至之賢得序鐫焉庸知前此而守者豈無夫人可配前烈而光示後觀者乎又庸知後此而守者豈無夫人可配前烈而光示後觀者乎若夫見業於前烈而爲後人永永鑒觀者夫亦不得而諱之也噫固春秋之遺意而又以濟國史所不逮也

登州府推官題名記

楊載鳴

府推官之設其來久矣我高皇帝令推官專司理獄通署刑名文字不預餘事所以一官守慎憲度也今天下之制府而上有撫巡藩臬其下有州縣撫巡務持紀綱藩臬尊官不屑親細碎州縣吏勢或有不得行於是事率繫於府府所理錢穀甲兵刑名簿書期會之屬各有司然要以稽虛實糾虔怠詰姦蠹則一

統于刑守又有不得專者焉而推官者顧夙夜於其間不已難乎夫請張爲幻抵調置辭目响色伺機陷繩引獄情叵測能人人質確其過難矣是故聰明彊勢者則見以爲大察而下胥懟温良湛靜者則見以爲遠于事而上不之予如此者難具獄覈無驗者惻然欲讞之矣復懷嫌而中却如此者難法所適重者上論輕所適輕者論重其又甚言先入者主焉從則又惡于心不從懼重得罪如此者難時習姑息偶一人循法此少縱合則立異奸名頗苦傷恩之論與此

此者難蓋讀書至甫刑而嘆曰五過反內貨責在已也吾知免夫官與來責在人也吾何敢與知如此者難若此不避衆譴不撓尊貴不急名譽用情訊之而歸于法乃庶幾焉而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登州負大海俗豪悍戾好訟鬪自古記之故稍不如意遂毛舉至數十事辭所連染數十百人推素渠率首名餘人左之甚者把怨家宿負爲市已又陰解散萊陽文登其最也招遠尤善許長吏短長棲福之開礦盜時時竊發事往沿海諸司終歲不報故號稱難治然其

人曠直多質無堅根深穴易素白而墨吏臧賕狼籍
或竟去無譏詆者猶有古風云自予來此既幸其地
僻無四方賓客之擾去京師幾二千里朝士省記之
所不及物產妙水陸珍異歲無盜賊之警得免於官
誘而其人亦安予郡稍無事則與學士大夫遊訪邦
之志以亡軼對德問昔嘗官於茲署者而遺老多不
能記憶矣嗟乎君子樹績當時或聲流於終古或名
湮沒而不稱述往詔來文曷可已也今無徵矣後將
謂何于是蒐采故牒僅得顧君而下若干人因叙予
之所以難於是官與其邦之俗刻文于石而諸君氏
名履歷以次列不知者闕焉後之君子因其言攷其
行事得失簡鏡之林或在茲矣

登州府推官廳壁記

潘滋

登州府推官無廳卽解之前營而聽政焉其壁爲木
格方寸紙糊之始瑩白可尚往往旁雨濕之輒破海
風至竅聒聒鳴見者相詬謂陋予曰此於聽獄爲宜
獄之典皆稽俠恣行無忌周身之奉至於屋壁無不
踰制方以自雄稍不如是則耻焉一日入府見夫天

子之命吏署如此其樸也竊利好夸之習得無少沮乎小民獄訟俠如賁育童子其勢易以嚇也州縣吏繫捕而來靡靡伏庭下問之張口不能對吾且示以簡易若是其吁嗟之情得無少舒乎此舒彼沮是故鉤距不設奸隱可植予雖至愚訟是以平嚮之所詬謂陋者得無相悟乎兩者相之以濡枯也風者相之以宜溼也白者相之以照幽也昔者召公聽南國之訟於棠樹之下天下之相分陔之寵寄官峻臺羽衛

夾巷冠劍林侍非泰也慮遠於民弗爲也古聖人之意存焉矣是故沮俠也舒懦也相慰也尚樸也法聖

也君子行此五德志於壁以遺登人

福山縣令題名記

王炎

廢齊以背暴率天下其治固無良法獨創立州縣十餘額皆有典利除害之實不特以編戶多寡爲升降也福山之舊曰兩水鎮東距牟平七十里西抵蓬萊則又加半而餘焉南接萊陽五舍有奇北抵大海而止焉阜昌中山東盜賊起負海數百里間獨恃僻險搃毒無所忌而往來剽掠者兩水爲之衝民不得安

於寧海陞郡於東棲霞創縣於西福山之號於是
乎建則彼盜之咽喉郡縣固已扼而撫之矣其所以
爲治平之漸豈偶然哉抑且有司免於集事之稽遠
民樂於輸賦之近強者鎮於官府而其欲不得逞弱
者便於赴愬而其屈易以申則其利又可勝較邪然
嘗聞古萊之俗果於報怨銳於勝人以睚眦之憾輒
終其身而不顧以錐刀之競雖費百金而不悔不得
意於縣則必訴於州不得意於州則必訴於帥又不
意於帥則必訴於部甚者必於傷人或自傷而後止

故士大夫得登萊之邑於選部者人皆吊而不賀福
山之興迄於今二十餘載凡更六令矣獨不聞有訟
其長者而詞牒在官者日益差稀親師就學者日益
加衆薦名於春官錫第於廣庭亦破荒而作豈前之
爲令者或能儀之以至正行之以至公軌之以孝弟
忠信防之以禮義廉耻使民遷善而不知抑邑之城
得山川之秀將轉而爲鄒魯耶余不足以知之必有
智者明其故焉雖然爲守爲令者將斲精神於簿書
之間驅吏民於鞭箠之下乎固且以移風易俗爲任

也苟有志焉而終之以不怠雖九州萬里可同也况
一國哉其或迂濶此道而務以全身爲哲者亦無所
事於斯語矣古者國必有史家必有譜夫以萬家之
邑而興建之歲月令長之名氏獨無所紀非禮之闕
歟前縣令張君邦彥余友也嘗有意焉而不果其成
余之代令於是也乃拓其大槩以弁于前爵里姓名
則以歲時先後列于左後或繼此者雖百世可知也

招遠縣題名記

公朝

惟我招遠爲縣不知其凡閱幾世其事而治之者不
知其凡涉幾人矣卽耳目之所逮者其人可教也乃
其歲月稍久遠姓名僅有存者邇而上之則杳乎其
不可得聞矣遂使上焉者無由考鏡其得失以裨益
吏治下焉者無由上下其議論以裨益文獻詎非曠
世之缺典邪君子曰知者當務之爲急此所謂當務
非邪嘉靖壬戌永寧盧公來令吾邑見其土風瘠薄
政體廢壞拊循和輯夙夜不懈益虔暇則諮諏故典
而慨然嘆文獻之不足也方開局以纂邑乘曰吾將
先乎其大者乃摭摭故牘搜剔金石參酌聞見得令

丁公而下凡若干人其姓名歷履湮沒弗傳者無如
之何矣其幸存未泯者備錄而謹書之刊石於堂用
垂永久而屬公朝爲之記夫官無崇卑盡職爲良縣
令七品秩爾然有百里長而治之生民之休戚係焉
其任亦弗輕矣由今觀之若其才德優長流風善政
口碑不磨斯稱乎其民之父母矣舍是而偏焉而陂
焉民罔攸賴不亦曠若官乎又不然則安於爲已厲
民自養非徒罔功者無庸以議爲也然方其晏然民
上非不猶之官也逮勢易時移公論既定流芳遺臭
焉可誣也故有求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彌章若此者
一切使之湮沒弗傳賢者無以表其善不肖者亦得
以掩其惡宜非君子之所忍也然夏數百年未有庸
心於是者無乃不知所務焉嗚呼聲實昭而勸戒寓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苟非不自顧繹甚者其孰
能無惕然於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則茲石也謂非有
位者之盤盂乎若盧公者誠可謂知先所務者也繼
公而至者尚念曠世之缺典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將

一邑之文獻吏治胥有賴焉則公之績何可以弗著哉朝也寡昧不聞而公之盛心不敢以不承也謹執筆以識歲月爾是何敢言記

總督備倭題名記

藍田

登州故嶠夷境也三面距海爲京東扞屏東海之東有島夷焉曰日本國在漢曰倭奴至于有唐自惡其名更曰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或曰日本迺小國爲倭所併故曰日其名云島夷之地爲國者無慮百數北起拘邪韓南至邪馬臺旁又有夷洲紇與皆

種也附庸于倭是故倭之強悍東夷莫敵焉倭奴雅知文字賦性狼狽狎習波濤若鳧雁然膠艦巨艦東風張帆瞬息之間百有餘里其戰具有鎧甲有戈矛戟劍鈎鋒淬鏑天下無利鐵焉昔者元人東征舟師十萬棄于平臺島得生還者三人耳是雖元之佳兵不祥而亦倭之恃險善戰也厥後航海報怨燔薊城郭抄掠民庶瀕海而南自青營以及吳越閩廣皆羅其毒我高廟之逐元氏華夷咸臣倭嘗入貢矣後胡惟庸之不軌也倭實陰預其謀遂拒絕之載于祖訓

者可考也是以沿海之區設諸衛所堡寨屯兵防禦
至于文廟繼統倭復入貢夫拒之者討逆之威也納
之者懷遠之恩也恩威並施廟謨弘深矣永樂戊戌
立帥府于登新城卽宋刀魚寨實禦倭要衝命宣城
伯衛青鎮守而協以都督李凱賜以璽書符驗佩以
關防節制三營暨諸衛所成化丙申命都指揮高通
來改爲總督備倭使與臬備協議行事迄今仍之嘉
靖乙巳臨清衛指揮使王氏子承大司馬薦之曰若
子承可當一面之寄遂擢都指揮僉事建牙于此
考首論故嘆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先進未
故自開府以來幾百七十年當是寄者已數十人矣
名氏漫無紀載日月于征多至湮沒不傳于是稽諸
厝牒以俟伯來者二人以都督僉事來者二人以都
指揮使來者一人以都指揮僉事來者五人以署都
指揮僉事來者十三人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來者六
人其銜之列于督府都司雖異名之爲鎮守總督雖
殊而備倭之責任則同也迺采其名氏錄其里址次
其爵位履歷歲月之槩勒諸堅珉樹諸堂左以昭垂

承久介武舉千戶施禮來問記于予予曰公署題名
非古也其昉于有唐諸署之壁記乎至于有宋諸署
之題名記則刻之石矣我朝中外諸署咸刻題名記
獨登之帥府未之有也夫記者所以張善而不黨指
惡而不誣竦神示人不朽之義也夫何居位而自記
者則媚已不居其位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
蓋委于地矣予嘗詢諸老兵言帥于登能惜士如子
而得其心者前有循宣城後有徐永康是以至今有

畫像在兵家飲食視之偏詢諸帥亦有可錄警者下
可畏哉夫計衛之兵則于分番三營之兵困于資裝

而有司之餽餉困在告乏由是近者潛匿遠者逃避
而行伍尺籍空名鮮實長顧却慮者之所寒心也近
者癸未倭奴入寇寧紹震驚此殷鑒也萬一不虞何
以取劉廣寧之捷乎勢有不可仍而機有不可緩者
此則總督者之責而非草莽病廢者之所敢聞也王
都閩氏之來申戰陣之法而習蒐狩之禮師律旣和
軍容丕肅君子曰王氏之子有宣城永康之風矣帥
府題名之舉後事之師也虛其左方以俟後之來者

登州府增修廟學記

許 棻

山東之登州府地濱海島人襍兵民加以倭寇出沒城郭解宇繕治爲難廟學舊在郡治之南卽今城西南隅也大成殿五間明倫堂三間天順紀元初知府事汪鑑增爲五間欽差總督備倭永康侯徐公實相其成越二年天順己卯山陽韓公敏自翰林吉士歷地官郎中來守是郡視象之初首謁廟學病其湫隘囂塵毅然有志增修方謀於同官各相捐俸資從便成事忽掘地得銅錢五萬餘緡足爲匠石之資其有屬於神明也豈細故哉病堂上樂之奏於露臺也構

小殿三楹以容之惡師儒之雜處也允民居數舍造廨宇以處之易兵民之廬以通神道歸學宮舊地以濶規制起東西齋計二十間及左右兩廡各十五間又置龕桌備祭各二十有七備祭器之未完增樂器之未備添造明倫後堂以便講讀粧塑聖賢像以隆瞻仰他若櫺星戟門泮池廊序與夫神廚神庫宰牲會饌之所率以次第增修畢備廣袤低昂規模稱是前後物色民地六畝有奇視故學之墟濶敞弘深高

明克爽加於前者多太守之力也廟之南開東西通衢以便往來樹碑額於廟前改學門於廟東是役也經始於天順己卯之春落成於甲申之秋八月財費神明所賜之金工役農隙在官之輩一毫不擾於民一力不妨於政三四年間而增其殿宇補其廟器蓋不可以筆舌盡也官民老穉莫不舉手加額以爲慶幸贊太守之用心慶斯學之再遇也陳旅有言能有爲者無難事公之謂乎予嘗識公於前太保金內翰所愛之謙恭謹飭知其後必有爲顧會於此驗之也

正謂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身既能修禮樂之用行

焉觀茲盛美豈非禮樂之器君子之身乎工旣告成訓導程奇寓書於其徒于睿曹文來徵文爲記將刻石以傳予舊史官固當紀述兄重之以請哉故爲記其始末以詔來世後之欲知公者考徵于斯焉

重修廟學記

陸 埜

夫天地有不朽之功而覆載者深聖賢有不朽之德而崇祀者遠守令有不朽之澤而歌頌者長茲理也亦數也理爲禮之中數值時之可矧吾夫子道德高

厚教化無窮而廟學之興替豈偶然哉萬曆丙戌夏
郡大夫壺山王公視篆之初首謁廟學教然有志修
治會歲饑不舉丁亥春乃以請于中丞對泉李公侍
御文源毛公叅藩蓮洲王公兵憲柱峰李公咸得允
於是發帑聚材募工鳩役以稅司使傅銳董厥事肇
工於四月十八日越七月晦遂落成焉廟自大成殿
大成門東西廡櫺星泮池學自明倫堂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四齋門陴准舊制也啓聖祠敬一亭庖廨號
舍倉廩互有增改從其宜高庫廣輪疏密丹雘黝堊
咸有差也美哉洋洋乎映日星而涵天光聖道其益
明乎國家之化其益昌乎蓬萊尹董君守緒暨教授
張君玉冠輩偕多士屬記于塾塾曰王公振廢急先
何篤也登人士何幸也主上側席英賢惟科第是崇
而歲拔者爲真精神命脉惟廟學攸關守令務所以
修學多士盡知所以學修正大爾心源光明爾事業
淳固爾行誼雅飭爾文章毋逐好以隨時毋詭名以
譁衆寧不徑毋至公室寧守立毋矜袷服蓋聖賢我
師先詰爲程人已辨于鷄鳴高遠起于跬步師之教

登州府志 卷二十一
士之學有司之風不越此矣不然興建爲靡文而愚
言亦勦說矣可哉乃系之詩曰潭潭郡庠在牟之墟
巍巍孔廟在坤之隅松栢芄芄氣象渠渠周垣廻旋
戶牖縈紆伊誰新之郡侯之力侯樹周禎亟焉太息
乃出公帑乃咨庶職乃勞乃程乃戒乃勅不日成之
榱桷翼翼大哉聖道如日麗天作新之功宜益懋焉
顧瞻廟貌惟敬惟恭科名勿玷惟孝惟忠浩浩滄海
巖巖岱宗小子有言報謝學宮

府學新建尊經閣記

黃體仁

登州府學屢經建置而尊經閣獨缺縹緲而不可收形
勢卑而未鬯向以土瘠歲儉無暇爲茲誦計自余守
登兩載徼天之幸歲頗稔諸文學乃以建閣請余白
之監司李公公可其議首捐贖鍰三十金余亦悉出
兩載所積餘穀三百石贖鍰五十金令庀材鳩工閣
乃經始旣成而諸文學復請余記其事余進諸文學
告之曰爾諸生亦知尊經義乎所謂尊經者非謂金
匱石室高拱而深藏之謂尊也亦謂受經者奉爲著
蔡遵爲范型口誦而心維身體而力行之使千古懿

訓如日月經天光景常鮮之謂尊也試攷郡乘登在
昔爲斟鄩氏春秋夷之不與中國會盟後并於齊漸
以大國之風淳于辨士掉三寸舌雄長諸侯王聞至
與孟軻氏公庭而辯經權辯名實先後然扣關遊壁
之態終不佞登重自魯連先生首拒帝秦之謀蹈海
數語凜然秦秋斧鉞轅固博士面斥公孫丞相曲學
阿世譚三百篇者率宗爲祭酒而登始以經術著歷
累代迄我朝高皇帝釋干戈講俎豆訂正六經頒天

下郡縣學宮而人思反經老師宿儒爭以明經進當

文皇靖難時有宣之陳宗伯公廸以君臣大義扣馬
力爭闔門膏鼎鏤僅竄其遺孤子踰年文皇寬其網
謫戍登再傳而有京兆公鼎有司寇公其學俱以名
節顯登人皆知忠臣義士之爲烈也長肝胆脉脉飛
躍忤中貴張詠疏毀佛氏則有叢刊空公蘭論逆璫
劉瑾進講幽風詩則有王司馬公時中而侍御浦公
鉉之議大禮劾郭勛收楊爵下獄其事尤烈其他栢
垣藜閣名公鉅卿接踵而起卽問問村落亦多孝子
烈婦於是聖賢成仁取義之肯大暢於寰中而寰中

至州府志卷二
視登爲臯夔龍比之鄉爲詩書禮樂之府登遂表東
海不在鄒魯下惟經生之用弘而經術之效自然則
經之尊與不尊也在閤乎在人乎將在人矣爾諸生
而能尚友千古服膺懿訓處爲名儒出爲名臣聳壑
昂霄之概巍于西崑之崇閤補天柱地之勲壯於二
酉之巨麗凌霜貫日之議論并奎壁而垂穹壤燦于
輦飛鳥革之輝煌令人登斯閣也徯徯留之曰某某
忠臣也聚于斯某某義士也聚于斯是皆能羽翼六

經披次休明者悚然動高山仰止之思焉則庶幾哉
無負于拈拈締造之厚望脫爾諸生而自爲非薄或

迫于窮途或迷于羶境不爲席珍而爲墦乞不爲鴻
翼而爲鼠牙不爲宇內掀揭男子戴鬚眉而闕觀處
犯鄉評出于吏議縱鬻官戕然而圖書爛然買櫝而
還其珠將焉用之閤成矣爾諸生無可藉口罪地脉
矣經之尊惟爾諸生其不尊也亦惟爾諸生地未必
靈于人而人能錫靈于地爾諸生其勉乎哉是役也
起工于仲春迄夏季而工竣監司李公名本緯直隸
順天人登萬曆壬辰進士振武修文所以嘉惠青衿

者甚焉厥功居多同守燕君汝靖別駕劉君汝桂司
李白君儲昭營度勸課咸有成勞而朝夕執事則府
經歷柳芳郡博士王問臣石鳳鳴翁承選王鐸司獄
祝惟承佐以生員何若鸞陳夢梅王述善也法得並
書

蓬萊縣儒學記

楊維聰

蓬萊登之附郭縣也先是學建於郡城北隅或議其
非吉乃遷於郡學東然湫隘庠陋規制弗備也嘉靖

庚寅侍御熊子榮來按于茲諸生以爲請則又改浮
屠普照寺爲學卽今地也寺故有殿廡堂序可無大

繕葺而完一時有司承隳進熟曰是弗稱必撤而新
之惟改其法堂爲明倫堂餘撤去及撤熊子行乃遂
寢罷垣頽級夷蕪穢狼籍木石耗敗朋徒怠散見者
嘆息嘉靖癸巳秋九月維聰以叅政分守茲道行部
至登時則蓬萊縣學教諭張鵬自戶部司務謫守是
官留心教事諸士攝齊請誨濟濟如也廼相與謀曰
惟黌宮之設所以舍菜居業舍菜尊師也居業淑身
也可無治乎於是請維聰請之維聰職在監司敢謝

不敏於是往自臨視校計工費觀分取贖慮材鳩庸
檄登州衛指揮許璽千戶施禮護作甲午夏五月侍
御方子鈞以巡按至又謂其堂之偃仄爲買民居二
十餘丈於是規模宏濶制度鼎新矣肇工於甲午春
二月歷月二十而後成外繚以垣闢其南爲門二右
曰櫺星門左曰學門各三楹循櫺星門入爲戟門三
楹入戟門左作屋六楹爲東廡右作屋六楹循學門
入抵北墉丁折而西出廟後爲明倫堂五楹堂之左
右爲齋各三楹堂之後爲敬一亭五楹乃若庖廡解
舍罔不備云高廣崇深必以其度形懸麗聖確其所
宜煥乎章矣時維聰承乏西晉指揮璽千戶禮教諭
鵬佯來告成維聰旣記厥顛末於石乃告其師弟子
曰自科目興而諸生日驚于利得之者爲高材失之
者爲下士天下役役焉日入於敝矣學之設豈爲利
謀哉爾諸生知科目之不慕則知所以爲學矣是役
也登州守鄭漳蓬萊尹趙思聰綜理之勞爲多於法
得附書

蓬萊縣重建廟學記

陳其學

惟我國朝觀文學教重飭以民之師帥由是天下化
成盛侔于古乃蓬萊邑大夫金陵董守緒公布政宣
風而勸學雅意向媿之古靈氏緣每褒如爲疏首焉
嘗誥芹泮闕學廬慨言隳圯率且勢勝局隘閭塞奚
以遵高明而弘覆載諗乃故梵宇也噫乎十笏淨土
乃朽我萬仞宮墻哉亟宜更剏昭文爰咨諏得鳳凰
嶺吉卽荒度基址以定方中諗左右各有敝圃一區
隨悉捐人以增拓之遂召匠士規畫程工物材仍舊

而新之如制鳩鳩唐稱事亦不驟肇自丁亥年九月迄
庚寅年四月竣訖仰惟大成殿雲構如翬閣奮峻整

蔓與南獻文峰對峙而攬擷其秀色諸階序葺干楹
胥備以飭罔不壯麗一時快視頓心目灑然若有開
悟者亟咨爲盛事云公諏日集署論侯君分訓孫君
暨多士落成遂鼓篋揚觶而語曰茲者聖域更新攢
弁競爽會且模範伊良教其熠然由興乎亟乃日戒
勵相與研聖撰擇之於理義蜚英騰茂作卽闡皇猷
而光王化粵若邈其元命所性存焉惟君子能學以
致其道尚就有道者請益以繹之晤表旣而皆來屬

余以言顧鄉人庸未於學曷能修辭請勦我子曾子之說云士不可以不弘毅按士者事也天地四方皆分內事故其爲任重爲道遠乃舉之而奮然能勝也存乎志必養氣以充之斯可大且行之而銳然能致也存乎氣必持志以帥之斯可久是蓋定性之學醜授不與焉猶竹箭松栢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公味之因繼其聲曰淇澳猗猗積之時月可以干霄徂來森森必多歷年所而後合抱要之有求十百相遼然外之而有鈞者竟不若內之而有心者爲可大爲可久學者能有此心而仁以守之博文約禮皆有實際可以達之家邦行之蠻貊而楷之後世此其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者歟竊摹似之用詔我都人士於戲還不作人然且諄復入遂而教思可想也帖謂荷深年乎哲匠亶然哉是爲記

蓬萊縣學新建尊經閣記

黃體仁

蓬萊爲登州附郭邑郡邑皆有學而尊經閣皆缺余視郡學卑卑以儲材之地無藏書之所殊不壯觀乃因郡諸生固請與觀察李公共出贖鍰羨穀勉爲營

度未幾邑諸生亦率率而前曰郡邑弟子員等也幸均視而並圖之余視兩學猶家塾也而何敢差池况邑學新徙尚草創堂後蔓衍鞠爲園蔬更難少緩遂復謀之觀察李公公助加郡余以兩役競起餒穀盡偕同寅燕君汝靖劉君汝桂白君儲瑤各捐俸以助邑令邢君琦瓜期及矣慨然力任曰余願殫頂踵觀厥成而後行于是邑大夫士之慕義者爭先樂輸學博士陳余達柳汝棟暨縣簿陳明敏尉程三謨巡檢熊鼎元生員顧汝言等晝夜課督馨鼓與茲誦聲相

襍迄三月傑閣巍然已於事而竣矣竣事後邑諸生復率率而前請予記之知余郡學有記且念一時拮据之勞欲勒之貞珉以詔來許也余進諸生而告之曰昔列禦寇稱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其一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居皆仙聖之種望之如雲而不可卽爾邑何以獨被此名也名亦都矣哉豈謂徐福藥大葦給秦皇漢武其地登山臨海庶幾可至殊庭而被此名也誠謂其地大海蜿蜒群山錯列蒼蒼莽莽不類人間世風氣聚而靈異鍾云爾夫地靈則人

傑人生其間宜其敦龐朴茂有太古鴻濛之色恬澹
潔淨有冲虛之子餐霞吸露之標然後可稱此名而
舍吾儒將安奠乎吾儒所宗者堯舜周孔也其人補
天柱地千載如生非若安期羨門杳渺而不可索摸
者也所誦者三墳五典七經也其書列宿連珠百世
不磨非若秘文怪牒誕幻而不可厝施者也諸生而
誠能讀其書知其人非聖賢之警咳弗以鑄辭非聖
賢之型摹弗以裊躬無論吐鳳轡龍掇鬼登臚者人
以杏園藜閣比之瀛洲或處而砥節礪操振衣于下

漢或出而整駿流鴻垂芳於鼎彝宇內想見其丰采
如藐姑射之有至人忻忻思一履其墟爲之執鞭則
此崑然閣也吐星出日藏寶懷珍彼蓬萊金玉臺觀
豈麗於此哉山隱文豹而丹壁增妍海飛蒼虬而碧
津耀采是故問地者問材問材者問士士多琦瑰則
雖瘠土窮鄉不異玄都士多茅靡則雖雄藩鉅鎮終
爲陋壤諸生其勉旃務令無媿名邑之初意并無負
建閣者之盛心是役也川夫數百指木數百章石數
百丈磚萬個瓦萬片灰萬斛總計規制稍狹於郡學

工費亦較郡少什之三官帑不煩民力不疲而厥工告成是皆可記遂記之

增修黃縣明倫堂記

王三聘

皇朝天祚明聖光宅區夏莫麗陳教以錫民極爰自辟雍以及鄉校罔不翼飭士進譽毫用俾康乂於惟盛矣百餘年來有司或庸或哲修圯靡常黃之學僻在海陬予爲諸士時竊病弗稱先邑宰賈子瑋視政之暇嘗加修葺已頗改觀顧明倫堂猶仍舊貫歲已巳常武台峰李公以臬司重職來巡是邦越丁未

之三月行縣登堂命講顧瞻有規深嘆卑隘不足以開兩丈陳禮器揖讓後先乃召縣貳羅子曰予欲鼎新垣墉輪奐汝爲乃召學諭彭子曰予欲經始闢狹高卑中慮汝度出公帑八十緡以資之羅子乃量事期審經費按程度稱畚築聚衆材鳩陸工陬陬馮馮數月之間工可就緒再閱月而奏公堂宇崇深基址奕增比之舊構增二楹焉後爲退居三楹又以其餘力進啓聖祠于鄉賢祠舊基改建名宦鄉賢二祠于敬一亭側左右列之規制始完炳乎美矣季秋月朔

台峰偶以部事視學鐘篋旣陳俊又在列趨蹌翼如
禮儀卒度公於是樂觀斯堂之成而又嚴於始教也
迺進多士而告之曰若知國家建學明倫之意乎夫
繼善成性是有五紀惟忠惟孝實爲大綱先師曰
之事父遠之事君書曰奔走事厥考詩云溫恭朝夕
執事有恪忠孝之明訓也勗哉諸士誠厚積博施移
忠於孝推之庶倫何適不臧是將備道全美彬彬乎
三代之上矣諸士勗哉于時蘭皋王子聞而嘆曰丕
休哉夫台峰公之教約而博典而不肆美而傳諸大
夫之聯勤而叙勳而不擾勸之貞珉斯志善也已
是舉也主簿靳子冠以督賦旋訓導楊子經以補官至
皆先後贊相于成事者也附書之若乃經營之詳尺
丈之度則以刻之別石矣

福山縣學記

張起巖

福山縣登州屬邑也劉齊阜昌間爲縣迨今將二百
年矣廟學視他邑獨未完葺延祐乙卯夏主簿祁君
祖謙到官首謁先聖廟因視學顧講堂齋舍無有慨
然嘆曰郡縣之職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教化之流行

風俗之隆汚係於學校興廢邑固僻左矣而學亦闕
如其可哉於是謀諸同僚爲構講堂東西齋各四楹
業既就緒而君受代今監縣亦思於邑尹周士彥簿
馬良尉朱諒爲終其役室宇靜深窗戶明廓講受有
所藏修有區邑之人士誠感心悅鼓篋而肄業者舉
欣欣然矣以予嘗職教是邑走書京師謁文以識其
成予得書且喜且歎因憶至大初承乏縣學時宮垣
頽圯取徑者旁午前門折而西出橫截以墻塹其外
爲園聖殿歲久風雨不庇跬步之餘鞠爲園蔬學舍

卽前尹孟從政所易民舍斷二間有奇以找括橫木
生徒十數席其上亟爲請於縣迄終更章凡六上第
爲外門塞所請而已孰謂能興滯補廢有如和君者
出而可以文字洪沁重違其請哉方今區宇寧謐人
民庶富當聖天子興崇學校開設科舉以蒐天下之
士而長民者汲汲於庠序之修建可謂知所先務矣
大抵人不知學猶冥行索途俛俛然莫知所之今職
師儒奉檄以待次者不無其人在學校朝夕之游息
者亦既完美父兄盡思敦勗子弟以進夫學學者亦

查思致知力行以明夫道而稱夫國家樂育之意歟
能如是將見道德文學之士接踵而出庶有以表賢
傳興學之成效云邪君字道益冠州人以儒繼世業
貢燕南憲司書吏爲北海尉有治狀觀乎此可見其
爲政矣

福山縣重修學記

郭宗阜

福山縣儒學正統以前隘而朴大順開關中良可久
先生爲令拓舊貫而華之東方稱宏麗焉歷歲化弘
治正德以迄于今非乏賢令率不遑此殆亦盛衰之

理與百年之間有壞而無葺如之何其不拯也廟之

兩廡學之兩齋但餘瓦礫他悉枝柱待覆而已惟廟

之正室父老謂工師者倣異人法爲之故能久而不

敝嘉靖丙午秋巡察海道按察司副使柳州李公易

行部視學讓有司曰墮哉漫神而忽教吾與有耻焉

乃發縣帑及傍郡邑贖金十有一鎰有奇屬備樂所

千戶李瀛鬻材募工大營之申令再三瀛亦蹶蹶從

事作兩廡二十二楹兩齋十楹新廟之兩門各三楹

學之大門三楹堂五楹鄉賢名宦各三楹撤東齋之

南小門更爲屋三楹以爲門便斬葺也始事於丙午之九月迨丁未九月乃落成歸餘金四分鎰之一公適至覽而嘉曰苟美矣第廟門之左隘而不滿前人之所未爲勿但已也遂復發帑易地廣二丈袤十丈益其墉如門之左於是乎規制大備表裏一新煥然鬱然於段有光焉夫學校者乃國家所以養賢育材以資化理者也學校之教不明則士習日趨于陋聲利是崇道義爲迂窮則病俗達則亂政有害甚於洪水猛獸矣朱文公曰後世學校之設名存而實不舉是以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正謂此也當今天子以天縱之聖君師兆民臨御以來拳拳于庠序之教頒五箴以爲道學之極天下之士涵濡堯舜之化千載一時凡我有政教之責者雖游夏難爲言矣鼓舞作興之斯可也巡察公力修臺政察姦釐弊不遑寧處而恒學官之急勉勉無斁示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弛也乃所以鼓舞之也餘田事以勸耕之意也監司者其道約風之而已若夫章程品式則有司存公浴德懋行爲時名

儒其爲政也不違道不拂民得之學者深故知務知
要云是役也知縣戈裕協心於瀛民用效力縣丞王
宗孟主簿蘇民典史熊世恩咸有奔走之勞儒學訓
導李煥頗與經營宜併記之

棲霞縣重修廟學記

吳國相

李侯領聖天子休命出宰棲霞是邑也窮天之際極
海之濱土壤斤於山麓民物習於桀驁地之僻而習
之陋也莫是爲最李侯大有懼色君子慰之曰道之
行也不以地之僻而自阻也不以風之陋而自墮也

存乎其自新而已耳李侯至邑博稽政典果愜前聞

作而嘆曰斯民也三代之遺也可如是乎越三日瞻

禮孔廟見其官墻圯蕪齋宇淪廢器數淆雜衢巷蔽

翳作而嘆曰治之敝也其在是乎其教化之無地而

俊又之未儲乎蒞政之初百務不遑首舉斯典懇懇

以作新文教爲已任掄材勸工稽程攷費三月之後

百度告成煥然明備不復向昔之陋矣是故隆敬一

亭於後端尊時制也建啓聖殿于左掖崇先德也疏

名宦于東祠景前哲也齒鄉賢于西楹敦文獻也考

禮樂之器糾廩餼之頒時講誦之期懲游好之習優
 徭賦之差鼓振勵之氣一特士類反薄歸厚熙熙然
 三代之英也斐然成章矣於戲李侯之治其知重本
 歟事竣師儒徵記於相相不敏敢不颺言以侈一時
 之盛竊惟天地之道不飭而成化聖人之道不飭而
 成教李侯之作新文教無非謂造化聖道之精必文
 而後顯耶夫朴者道之實也文者道之華也誠慤以
 崇其質物采以資其章合內外之道也世之求治者
 吾惑焉以簡僻為迂老以惰慢為率真以振揚為激

烈以屬精為繁擾因循舊敝儼遷秩于治化之本少

不垂意嗚呼文質彬彬孔子猶美周制而從之故武
 城喜紉歌之雅宮墻歎富美之觀皆以治不可以終
 陋而道之顯也存乎其文而已不然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曰濬哲文明曰懋昭日新曰於穆丕顯非是道
 與愚於是而益信李侯之作新文教誠知治之本而
 得道之要矣雖然作新之機有二道焉曰新民曰自
 新李侯其兼而有之矣是故恤困窮抑強暴懲游惰
 勸催科節支度振兵旅嚴城堞李侯進於是不徒專

於文焉而已也愚蓬萊逸人也聿觀厥成慶吾道之
維新也用是以因而勗多士其無負我侯作成文教
之意亦以仰副我聖治作人求賢之化亦無徒專於
文焉而已也侯名揆四川銅梁人登嘉靖丁酉鄉薦
工始於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落成於本年十月記之
日則次年三月也

萊陽縣重修儒學記

高出

稽吾萊學宮之崇替與夫文運之開否而可以徵時

也萊風稱巖邑表東海者見大風焉卽他邑無不望
而相驚亦自嘉靖丙辰以後始大著闡前乎此者蓋

屢蔚起而亦屢沮索矣自邑侯牛君於學宮前有所
更革實惟執徐之歲而是科得人爲盛嗣後彬彬接
武矣數科來舉於鄉者頗寥寥至無以耀春秋相與
疑詫而式幸賀公之蒞吾萊也甫下車視事而首先
務也惟德藹藹實勤作人於是徘徊於學之宮而觀
廟貌之不新也顧瞻廊廡而見樞榱堦闥之就湮圯
也至木主暴於風雨師儒宿於外舍者輒愀然動曰
是誰責哉曾是俎豆之已學者可漫不爲意使博士

弟子無思樂泮水之觀氣象爾甚又何振焉卽邑吏不能飭色於羹墻籩豆之間何政令之爲也前此者豈遂不作一錢事則有閣而歸然於城之東南隅者以祀文昌蔡令舉也則有閣而翼如於明倫堂後者以度五經文令舉也之二役者寧謂其作無益害有益亦各其時也然先後緩急則有分矣於是公乃卽余圖之曰此則先矣急矣而時之謂則十曩昔矣惡乎可余曰公真知治本者有其舉之惡乎不可是邑與邑之鄉士大夫與其子弟父兄謀諸財邑與宜之

輿八謀諸力於是公相然以舉事邑之父兄弟悅而忘費庶民悅而忘勞凡四閱月而告竣是役也爲夫與財若干爲金若干始於四月朔日畢迄於八月望日文廟之瓦木半易丹堊全新明倫堂廡舊貫者仍十不及二凡新作廣文齋舍若干楹故仍物不十

一若是乎事省而功倍也何以故用經而制和也是歲也頗無年隣國大饑鄰邑幸無害是爲萬曆之乙卯秋闈得雋者三人數科內稱競矣而余爲記之歲則又龍集丙辰也是可以徵時已謂無待而興者不

其謬哉公諱自鏡河南南召人登癸丑進士見吾其
別號也記成復爲之銘曰有閩泮宮式視辟雍初荒
於東歷二百禩表海泱泱厥繼大風宮墻言言有鬱
者栢勿替其崇人文氣運有待則興而贊天功覲古
覲今下上其間亦略可觀開者食之來者因之道維
參伍文昌屹屹尊經峩峩事非師古矧則經竒俯仰
具美如前後輔令公曰咨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前者
未及予何敢忘歲時勿敦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茲惟
淵源民匪勞止匪行無益孰愷駿奔經之營之不遺
他務以盡成事有摧若石廟塗墜而新以逮庶肆師儒
濟濟衣冠有煒載改瞻視請驗發祥於踵武者豈云
無試於以方之文翁治蜀子弟鄒魯何以頌之報束
長生式歌且舞饑而不言中牟密縣異何足數紀其
大者斯千百年貞珉撫臚

寧海州儒學記

郭宗臯

寧海州儒學沿勝國之舊前廟後學安於狹隘者百
七十年嘉靖丁酉同知閻仲宇以主事左遷拓地改
作如今制役未竟而遷去成業無幾且多草創越九

年丙午巡察海道按察副使永興李君因其迹而大治之一年底績學自大門以至於堂廟則櫺星門泮沼俱廣奧壯麗卓犖東方矣周旋其事者則前通判知州李光先提其綱前員外郎同知焦希程稽帑給費判官劉相指揮張柱攄材董工光先又與同知夏仲判官劉邦定及相各捐之金郡中效之者頗衆用因以裕希程能文作之記巨細悉矣光先及學正謝元生復以碑徵予予曰焦子之記藻而覈又何贅乎一事而兩記焉未見其可也曰義有二下之美上也

多溢焦非爲溢者也其誰信之記之後指揮李若璿

獻其圃廣一十二丈表三十四丈曰願爲學去障焉

巡察禮以束帛而納之併于學學於是乎豁然臨廣

衢矣無所爲而爲義捐其恒產不亦難乎如之何氓

諸子曰此之謂義起也援筆而爲之辭其辭曰惟茲

海邦建學自昔黌宮廟貌胥侵以迫有丞挺挺乃釐

乃闢左廟右學厥規孔碩丞旣行矣莫終其役顯允

按察墜緒是繹監以二良實慎其擇載令載申勉勉

無斁綱紀者守承以精白捐金倡義亦孔之益制用

者丞南都遷客以校以計以綜以核百物其良庶工
踧踖期月奏功殖殖奕奕其庸其沼其門其室有嚴
有衎如翼如華惟神與人各安其宅絃歌俎豆幽明
胥懌武寮獻地恒產罔惜宜有篚筐以將幣帛於穆
皇王維師維辟敬一爲教包括六籍庠序之士志有
攸適按察作之典此遐僻甘棠之思永瞻斯石

文登縣廟學記

郭長倩

文登在漢爲不夜縣後併其地爲牟平至高齊天統

間析牟平置文登以山爲名考諸傳記縣東二里有

山古老相傳秦始皇東巡狩召集士人登之因號爲

文登山後遂爲縣名其地雖僻左觀其命名之義則

知文風藹然其來尚矣自秦以還歷漢魏晉隋唐宋

以迄於今士好經術俗尚禮義班班有典刑在蓋由

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之所致也粵自宋慶曆中初

天下郡縣建學俾歲貢士一由此出其後熙豐崇觀

教養賓興之法備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文登舊

有學宮在城東南隅大觀初復增犬之規模宏敞爲

諸邑冠迄宋末齊初雖文物掃地而殿宇巋然仍舊

長倩爲兒童時尚記從先生長者游於其間不旋踵
盜起城陷學舍悉爲煨燼兵旣息再至其地則鞠爲
園蔬過者永嘆而已距四十年春秋釋奠薦裸無所
權於縣廳事設位布茲如齋宮望祭然閱累政無莫
克有作往往以簿書期會爲急於俎豆之事藐然不
暇顧大定九年秋聊城李君大成作邑於此下車之
初將告至聖文宣王而無祠宇莫謁廼喟然嘆曰學
者真負于聖師也吾起於諸生當任是責敢復因循
熟視而不爲乎越明年政成訟理咸惠翕然一日語

同僚及諸秀士曰釋老之徒各尊其師崇大其居道
宮佛刹相望於天下今以萬室之邑文獻尚可徵而
吾夫子廟食無地吾徒服儒衣冠學聖人之道能無
媿於緇黃今於縣治之東得高明之地將築宮其上
諸君其相我衆皆稟命而退公于是首出圭俸募工
鳩役市材於西山盡榱椽梁棟之美又取南山之石
琢以爲柱爲千百歲不朽計邑中之士爭相出力左
右其事公每退食卽親督其役以之爲殿爲堂爲齋
爲門庭階各以次舉棟宇穹窿屹起於海濱山嶠之

間袞服煌煌廟貌一新配食從祀之賢像設繪事麗
經始於庚寅歲秋落成於壬辰之三月華榜一揭萬
目仰瞻皆嘆令尹之材能立事也於是縣之耆舊親
抵京師求文於長倩嘗聞學校不修詩有子矜之刺
欲毀鄉學傳載子產之譏文翁爲蜀郡守以興學爲
先務仇覽爲蒲亭長亦令民子弟就學皆知教化之
本原也今李君學古入官天資秀逸又以忠信愷悌
化行一方復能體仰朝廷尚文之意立學以勸邑人
孜孜而不倦怠顧非俗吏之所能也是吾閭里秀傑
之士相與升降其中仰視黼黻逸見籩豆觀禮識古
講先王之遺文洋洋乎弦誦不絕因之以射策決科
目致青雲之上則李君之於吾邑其功利可勝計哉
故樂爲之書

道東書院記

王言

嘉靖庚申歲秋八月道東書院落成學士大夫樂觀
其盛廼相與登講筵陳儀度稽古正學一時之師教
可風也樞衣而進少長咸集負笈往從者遍屬邑一
時之士類可與也禮成樂備政通人和耕者讓于畔

行者讓于途一時之民德可式也一泉子作而言曰
斯道其東乎蓋登爲齊魯列郡偏于東境要之均爲
孔孟之鄉雖其誦法學習固皆得所依歸然絕學無
倡士靡景從而菁莪棫樸之化有待于文王之興者
尚多也冠巖盧公之守吾登首倡正學以續孔孟之
絕響以振百家之微言士之典起感發若舍岐路而
就康莊然則斯道其東乎且夫斯道何道也愚以爲
卽孔孟之道也嘗觀吾夫子自志學以至從心其終
身經歷要皆七十子之準也柯氏知言養氣一章所

以復剛大之體戒正助之病者明白切至乃若牛山
借喻心學昭然所以語樂克及公孫丑浩生不害諸
徒者亦旣詳矣夫論其旨趣將謂孔孟有異教學者
有異學不亦聖賢之道其發用固各不同及合其歸要
雖謂孟子之道爲孔子之道亦可也是故其在門人
德行言語文學其科異也而夫子之道則同善信美
大其造異也而朝氏之道則同然則道豈有異也耶
世之以斯道主盟者各自以其所得繼鳴海內陽明
公致良知莊渠公主敬甘泉公體認天理固皆有裨

聖學然門人互相詆斥競立門戶亦若朱陸之會鵝湖辯說不一而尊德性道問學之旨晦矣今冠巖公訂諸家之是而示之趨講存一義循道真切其得孔孟之宗乎固宜章縫之士翕然師尊而朋至之孚英才之育其樂可想見也雖然吾滋爲道懼矣蓋學者不貴于習傳而貴於心受不難于知見而難于踐履若不務以心體道而徒於其象貌之似言語之末焉求之乃所謂聞夫子之文章慕軻氏之仁義而性與天道之精天德王道之蘊終莫能窺其奧矣若夫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吾深有望于二三子也則斯院之建固將爲斯道之傳也已是役也蓬萊黃尹倡之七屬長吏麗之而協贊之功士大夫有與焉迺因所請而爲之記

登州府新置學田記

浦之浩

郡學舊無田有學田自碧坡公始國朝二百餘年未舉之政肇建於一旦嘻休哉可頌也蓋郡有學所以群士於庠而教之學有田所以群士於禮而養之今脫凡民而頡頏于黌序者未必皆富而無待于給貧

而無以爲禮亦司風化者之責以孔門之賢猶不免於屢空不免於貧病况其他乎儒先有謂治生不足於爲學亦有所妨信夫且士一歷於學宮上雖有公卿大夫之望下則無農工商賈之業匏繫於一枝婚姻之需父母之養蒸嘗之祀皆禮之不可廢而莫舉何以爲士安謂其無恒產而有恒心也田之制否恒心有無係之禮之興廢係之故終窶且貧衛之賢者竟付之天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在禮昭昭然當其時有如公者在上下又何至於失養而廢禮若是茲公

拳於粟委曲成之不忍士之廢禮也公治登幾四載

廉密簡潔道道軌物振頹起墜庶事用康其陶鑄士類尤馳切不厭一時譽髦蒸蒸然嚮風矣所可紀者匪特學田一事而已口碑噴噴何可勝載也是田也籍在舊之在官者復之餘者贖金易之比若干區某地方一區若干畝儲蓄有所綜理有方誠士人所創見而樂觀厥成者也士之享有斯田者當知公之以禮處多士多士相勗宜思以禮自處時其祭祀竭其孝養保其妻子克已勵行希踪回憲庶不負公教養

之初意如徒以之資口食供晏遊爲豪強爲兼併較
出入於錙銖計分數於毫芒乖揖遜之度昧義理之
辨自外於禮而不知檢斯田也顧爲多士之蠹非公
之所望於二三子也公直隸文安人諱以纁碧坡其
別號也登嘉靖壬戌進士萬曆十年來守登

蓬萊縣新置學田記

錢大復

余叨蒞蓬萊時進諸生橫經問難一時頗獲起予乃
諸生中單瓢屢空者纍纍不乏蓋蓬萊故疲邑生事
蕭條而况士伏枕受書錯趾繩墨農焉勞之不堪工

焉巧之不素商焉貲之不給儒而致貧其無足怪者
且炊煙半冷懸罄全虛二人枵腹于上室人交困
下而欲望之委意積精極深致遠不已難哉因發念
捐俸置學田閱二年僅得三百畝爲授籍學宮吾豈
敢謂三百畝者頓有造於諸士要以寄吾區區先憂
之意而二三志士得一日之優游肆其力于問學是
亦興世作人所深願也

黃縣科貢題名記

陳鼎

夫天地與人等非甚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

者而成形故大且久人得其氣微以薄故藐然于其中其爲物一也吾人與天地爲物亦同所以爲物異也要之元元本本則其大以久者初不異也而人弗知倣焉乃萬起萬滅與彼物而不神者同抑何貴乎名之人也哉况科貢之士得中和至順之氣其聰明特達亦自異於凡民重荷明時作養之盛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公卿大夫暨百執事有關焉則以充之社稷安危生民休戚風俗醇漓彝倫敦叙大小人事於是乎係或于可大可久者而亦非知放焉又何貴

于名科貢爲哉若直取其名焉耳則世之穹官大爵何限其富貴氣焰固足以歆動鄉閭奔走庸懦而倏去倏來如夢幻泡影然名安在耶果無用於名也則唐虞九德周俊造漢以來孝廉賢良方正隋唐宋以來明經諸科及今日科貢其間名臣偉器皆足効用不徒爾也名可少乎夫名之因華與時偕行其獲名與否安于所遇是皆不可以逆定而必取也至於時之所不能違窮達之所不可易可以公共而必取者惟吾一心焉耳夫所謂心豈塊然一物爲也蓋可久

可大而天地萬物無與對者是已其理存于易詩書
三禮其義見四子之書卽今科貢士幼學而壯行者
其道極乎性命之源陰陽之曠初不外乎匹夫匹婦
之所知其妙至于均節造化涵育萬物初不出乎日
用飲食宮庭屋漏之無愧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
以聖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所以賢豈獨加毫末於
心也哉亦惟能盡其本然之量而已吾人之所以異
於聖賢者亦豈大相遠哉特操舍之分生熟之間耳
亦惟在致知之力到主敬之功深本然之量

而已執此以往可以爲吾君輔無窮之業可以爲吾
民遺無疆之休可以扶正學之統可以端風化之基
處高處卑或進或退無施不可脫或遭時不測則殺
身成仁舍生取義挈舊物以遠元化耳此固所謂名
科貢士也其盛大之氣不後天地而獨存乎自夫心
學不明乃或汲汲颺颺於估畢之末相沿夫八冥九
蠢之習買櫝還珠去道益遠及展其功績雖有可觀
亦不越迷惑於傍岐斷梗之迹焉耳矣吾黃古名邑
科貢之賢布列中外心學之傳夫豈無人題名無石

慨往者弗及來者不聞也教諭王君治乃關中進士清恪有文創爲是舉蓋知所務者介其門人胡子檀張子詔來屬鼎記之顧予以不學闇於政理除名久矣敢爲人題名耶姑誦其所聞以請益焉吾鄉人其有以教我乎哉是爲記

重建城隍廟記

陳鍾盛

昔人有言國將興聽於人文曰神之靈人之愚也然則世之爲人者夫婦父子戮力當家卿士大夫勤宣

令總于以扶進淳風登宏上理雖雍熙之盛如在目前又何必祝史矯舉稱引福禍舍昭昭之修而問冥

冥之應哉雖然爲是說者將以黜淫祀崇實行則可而以達陰陽深義類則多所未盡也自昔聖人之治天下禮樂刑政慶讓威惠凡所以爲斯民正德利用厚生計者莫不備具而神道之設尤必飭焉故載在祀典者凡山川社稷神祇之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國朝高皇帝應天受命汰除淫逆其他興雲雨產財物陰騭顯應同有功德於民者莫不崇加秩號釐剔俎豆以昭懷柔而府縣城隍之爵位儀制遂與刺史

登州府志卷二十一
縣令相爲齊等凡刺史縣令始至之日必誓於城隍
之前肅厥志慮廸厥猷爲有不然者神其鑒之是城
隍之祀非徒爲出蚩之氓禳災凶大美報也蓋實刺
史縣令所爲表裏輔治扶進淳風登宏上理者也祀
典之崇豈曰祝史矯舉舍昭昭之修問冥冥之應哉
登州陞州爲府自國初始則城隍之祀自國初而隆
數百年來吏治蒸又民物阜安神之庥之庸可沒歟
迄崇禎五年遼兵叛作嬰城拒討民生荼毒而城隍
之廟亦併化爲灰燼矣或曰神實不靈以至於此予

曰非也神之於人雖事隔幽明而能爲於可爲不能
爲於不可爲理數一也當其叛作一時在事諸臣戮
力勛勦卽生死成敗是不一致要以各靖乃心以無
負聖明之愛養而已又安知城隍之神不欲陰制其
命無可奈何而裂像毀宇之禍不免焉此與忠臣烈
士之誼有何彼此今叛平已六閱年歲當日生事死
事之人莫不叙贈而城隍之祠缺焉未舉是重于報
人而反簡於報神也且國家舊制憫諸鬼神之無常
祀者春秋之間兩設賽祭城隍主之而刺史從焉亂

平之後僅主行非所以昭國典也予不敏以丙子之
秋奉命守登始至之日齋宿無所怒然傷之計所以
修葺奉防臺有鼎建之檄夫城隍之享祀守土者之
責耳非上臺事也而上臺獨爲之捐助率先豈非欲
成民故不得不致力于神耶自是而相觀鼓勸嘉與
樂成盛等率屬爲之鳩材聚工謀爲經始曾不崇朝
而落成是役也肇事于九年八月十五日告竣於十
一年九月十五日爲堂一重爲廊廡二十四司爲門
署八間神像莊嚴巍然坐鎮其出入儀從與刺史等

既初制非敢有加也庶幾不失舊觀豈日以邀神
爲亦聊以報神功而已至後此之樂災捍患與夫
質對肅將明神自有神道人自有人事聽于人而國
與神之靈而人亦未嘗惑也乃原其始末而爲之記
云

重修武神廟記

陳鼎

吾郡介山海間城垣多枕山前起臺幾十里城之
北上尤高廣可屋正統年間僧僧都督李公福因建
廟于臺屹然爲東方鎮迄今凡百祀而棟宇肖像皆

爲風雨所薄制動幾盡登州衛指揮王公璋因繕城
餘及此遺廟傳以爲軍民先一時倏屬非有力者咸
附焉工始于正德六年四月十五日工訖于六年十
月十五日屬縣記之吾聞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
舉也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按此廟以年久廢或
亦莫敢舉與而王公舉之或亦淫祀與是固未可知
也概自正學不明而祠宇遍天下名山勝地鮮不爲
繙黃所有若此祠者亦騷矣要之皆人心向慕而爲
之也據小說家云神乃青池長者夫人夢吞日光而
娠生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三日午時後入清
冷山四十二年龍漢元年有天關地軸之妖卽今所
謂龜蛇者爾時神結起五方金輪執三元斗印仗七
星寶劍大敗關軸於翠龍山冠履俱喪披髮跣足一
時池魚化履皆來襯足鴈叫長空皆來助力至若舞
轉黑旗收日月毒火入蓮池藕孔脚踏祥雲之說不
一而足後世因之未之有改至我文祖靖難之時英
宗朔漠之行皆以夢寐彷彿意得神助是亦未可知
也據經傳所載每以玄武與朱鳥青龍白虎並論以

此乃四方之宿名取之以爲軍旅旗章之用他未之前聞也後宋真宗崇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遂號真武而是名實昉於此其云開皇龍漢之年未之合但玄武乃龜蛇之屬而亦肖人像披衣冠至今仍舊卽新而廟貌有嚴者蓋亦人心向慕而爲之也人心所在神斯集止此玄武之所以能祠也祠北之中爲止殿東西兩翼爲齋房凡若干楹南爲中門南之南爲甬道爲三門凡若干丈乃所由以上城者其規制甚偉或可以供眺望而山知未炊煙之家也縣不拒里人之請而予之文者蓋亦因人心向慕而爲之也是爲記

遷三賢祠記

郡守古諸侯之職也然而不得以古諸侯之職自爲也何也三代之盛海內之地千八百國以藩屏天子保又生民上有常統下有常戴其政刑所設施禮樂所漸摩皆可卽其所始以稽其所終卽歷數十百世之後人亡政息而樂利休風猶可依稀想見者則任之專積之久其時其勢有以使之然也封建既廢游

內之地雖統於一而分治各郡者遷代有資鈐轄有制其間非無豪傑喜負之才而因革損益之故咨報往返動輒逾時無論不得爲卽幸而得爲而事之重且大者或未可以旦夕效事未效而升沉彼此之態隨之後之人不樂仍前之局也紛更停格於是百出刑政之所以不舉禮樂之所以不興則其任之不專積之不久其時其勢亦有以使之然也故曰郡守古諸侯之職也而不得以古諸侯之職自爲也雖然其不得自爲者時也勢也其不得不自爲者則心也力也我苟竭其心力之所至則時之久暫勢之難易皆必有一一勤苦與斯民相蒸蕩而民之蒸蕩於其際者亦必從其力見其心謳吟歌詠之不已又從而祠之祀之惟恐其人之不傳傳之不永也就謂李世之口碑不可與南國甘棠相匹休哉趙宋有天下幾四百年前後治登者不知凡幾人而郡國有三賢祠則爲郡守李公師忠馬公默蘇公軾而設也夫蘇公文章節義見之史集者誠炳炳不磨李馬遺事不多見而見之登誌者則全島軍之命與重信義之教一二

而已夫爲郡而恤人命重信義似當然無足異者乃
他不祠不祀而於二君獨祠焉祀焉若與蘇公之節
義文章相上下者豈非只此二事他或未之爲而二
君顧爲之此二君之祠祀所以偕蘇公而俱永與予
生平喜讀蘇公議論慨然想見其爲人願爲執鞭而
宦跡所涉歷往往與相後先南海惠豐吳門之間皆
公之所臨長而亦予之所躬闕者也則於公似爲多
緣其流風之未泯懿軌之可傳者予業私而淑焉崇
禎九年奉命守登求古先哲人之遺而得所謂三賢
祠者則長公在焉考之本傳公之治登不一月而歸
於京師疑其德澤教化未有以深入於登民者而登
民之祠祀乃必及焉則公之文章節義固有以素飶
於民心而民固不以其暫而欲久之也登自崇禎五
年禍經殘破三賢祠亦且化爲丘墟予不忍沒三賢
之績而因以沒登民之心也特移其主於郡治之左
豫濟倉之東改額之曰三賢祠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言王善之可師也後之治登者若肯以真實心
行真實事時之久暫勢之難易皆所不問可爲者必

爲當爲者不得不爲三賢之後更多三賢於以佐天子聖明之化而造生民笑獨之命則祠祀之報非其所邀而吾心不愧吾力不負固可與三賢共負千秋矣又安得曰郡守古諸侯之職也而不得以古諸侯之職自爲也哉是爲之序而誌之

八神陽主廟記

初 才

齊東多名山福山登之屬邑有之朶高陡八九里周則倍五有半東西北三面皆海所環南有蹊徑又海所夾其山陽有廟曰八神陽主之廟遠近之人咸知

嚴事小旱疫癘有禱必應記曰山谷能出雲爲雨皆神靈異大元混一區宇百神受職薄海之隅罔不秩祀昨都省令下郡邑具祀典祠廟以聞而之朶陽主有司則不以聞詎非闕典歟才縻職于江淮歸而後知每以爲嫌但歷年旣遠聞見漫漶廟像甚嚴而碑識無攷未能臆決比叨江淮省幕祇役維揚與郡士盛君隣因遣子受讀公暇適其館閱史記封禪書見八神名位具在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

宋六日月主祠萊山七日日主祠成山八日四時主祠瑯琊用牲牢珪幣各異按秦漢之君從事封禪者親詣其祠參之郊祀志亦云宣帝雖不封禪嘗詔祠官行禮之果陽主始封于無懷氏蓋在太昊之前其來最古宜在祀典之列蓋明矣才久懷歎一旦忽有得於遺編之內竊意神能先覺似有陰啓之八神品秩當時必有褒封之制未及考訂姑據寰宇記封禪書郊祀志用紀本末以俟

新定條鞭碑記

明謝繼科

我國家令甲令天下歲額差使而派于人戶丁糧之內于是有糧一石人二丁之說以賦役相表裏也饑無無差之丁亦無無差之地復其身家者率以官品制爲等級而多寡異焉亦惟二者並免要以如例而止私無違制公無困民自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至大東而事始有可大怪駭者問其地則有糧無差也問其丁則極重而又苦之以門力也問其俗則比屋懸罄彌望蕭條也夫非同爲曩日祖宗所經理之區畫一之法也何以時殊事易至此與江南中州河北

關右判若兩域也庚寅秋中丞宋公久矣其洞茲弊也而下其議于科科于是削牘爲疏疏其狀上之且請剗丁之偏重附地之毫釐當是時呼天誓心動見讒沮披瀝奏記徃復百折而卒獲關其說然其信筆禿口血僅而得之已而侍御馬公復有巡行八屬改定編審之委而始翕然大定矣蓋一歲而新制始行三歲而徵冊始就憂憂乎若斯之難也至於今則吏不煩于追呼民不艱于輸納卽兵餉薦加而人猶以視曩日輕省鴻雁之謳洋洋盈耳以此思法法可知矣事既竣而客有言于科者曰子之法卽號爲丁地兼編者與科曰非也夫兼編者地之役率爲倍于丁故有鬻地之地稍沃者非豪民則薦紳耳偏重之形及乎知之太過且有駭而譁矣道固委蛇吾姑稱通融之以疏丁門之困耳非敢爲一切也客又曰省地差所以勸力本者富丁雖無地而篋笥厚藏轉敗多奇美似不宜裁之科曰唯唯否否是浮濫并兼之徒所以馳說而藉口也大江南北諸省逐末之丁十家而七無中人之產而有千百之積

然差常于丁爲輕而地爲稍重者則以毀最額內之
產易明妄億室中之藏難知也又以尺寸皆王土而
金銀乃私蓄也若大東之編氓悉推而農作者耳遠
遊商賈百無一二焉惟視歲入積貯之多寡以高下
其戶故丁何貧富按地可以坐而策地何膏瘠算賦
可以校而知哀之于丁而益之于地碎猶朝四而暮
三也故上戶便之以爲按地而編錙銖之徭猶愈于
鑿空而輸無藝之丁門也中戶便之以爲役輕而力
寬且地少而費省也下戶便之以爲吾丁既輕矣又

其可抵而賦之不傷於瘠土也諸省所在行之便

尤不若東省便之便也况其間稍加以體訪而以其

一二末業者通融于諸則之中乎乃時有竒零者何

也彼其丁以賄免也或賄而下其則也或有丁而復

也是以不便于輕丁也一人而產連阡陌也具悉土

膏也或筭徭賦而陸其則也是以不便于編地也總

之各營其私圖而不暇爲齊民計也嗟乎地無常主

丁無常戶此如傳舍所闕多矣雖私其身其又若身

後之慮何胡不通之于絜矩之道而規之於祖宗之

制也或曰大東海墾也土薄人稀曩地無差意以此
與科曰禹貢咸則三壤揚州居下下不聞青也孟氏
論上農夫食九人下食五人專論地乎且以年之八
屬而地稅至相懸絕又將何所準也余又聞之故老
言國初丁差甚輕而地差亦往往有之祇因抗賦影
射者衆漸靡成風漸虧國課以爲官民病有司者無
可奈何遂稍稍移地于丁門以便催科積之久而高
者難攀卑者易陵以至於歲益代增百年之間不復
知有地差而惟知有丁門之苦矣所謂久假不歸

知非有也非耶至于今則又大有所判矣夫
而誤以賦爲差且有抗顏於國制優免之
全供者此又何也夫無陂不平天運也難於慮始人
情也民出不能言故細言之不敢死徙而死者
爲年賦秋泣春嘗而勞與怨兩肩之無所恨愚不知
科誰爲此者若夫則燥濕其苦之宜塞里社孤單之
徑程大難於挾之門掃行求苞苴直之跡則僉謂此
役也業已幾賦即行之百十世而無敝可也或曰子
之意則勤而力則苦矣毋乃亢厲而乏通人之致乎

科目夫當官者志乎止爲生民勤引當不爭天下大
體雖以身殉之可也知我異我之異同固所不恤也
是爲記後巡撫黃克績批條編法云便乎富民而不
便于貧民益謂知逢萊寧海文登在貧民而
地偏多也

逢萊縣均徭記

徐逢聘

國家建官尤重守令凡以爲民也故政有多端要在
利民利在一時者一時蒙其利利在百世者百世蒙
其利逢萊古嶠夷地也地瘠尚民刑瘵瘼以頻年倭
匪征徵發賦役繁重百姓棄家避虛去者什四五隨

前芊芊悉爲草萊誠忱邑民之不幸或謂劑湯沐之
未協也邑侯馬公以己亥歲令吾邑坦中而惠外鑿
然玉立不染纖塵至當機應務則迎刃而解若然若
新發于硎甫下車滌舊布新百度聿舉迺均徭一專
尤稱最者先是吾邑征賦率田九則富者饒于輸將
貧者嚮妻子弗給自爲通審編里甲豪右剝牙砥舌
魚肉其間隱欺上下莫可究詰民苦者久之公慨然
曰此一邑之大齷哉迺議爲條鞭之法令人歲每賦
銀錢餘而民力甦積弊去下不病民而上不病國數

百年宿蠹一朝盡矣冊上兩臺旣俞所請而士民百姓暨窮崖幽谷之衆莫不舉手加額曰吾民其更生乎無何而流移者歸荒蕪者墾則豈非千百年無窮之利而奕世共沐其休者乎衆請勒諸石俾公之仁共垂不朽焉公姓馬氏諱行健山西大寧人並鐫之石以紀歲月云

寧海州遵制免糧記

俞 价

今之丁糧卽古之租庸法也有田有租有身有庸凡天下踐土而食毛者誰不共然而士大夫獨復其身與租者其義何居蓋以窮經致用士自別于四民而宣猷亮采則士而仕焉者之有功於國家也我太祖高皇帝闢乾定鼎之初規制度以一天下生員免人二丁糧二石仕則以職銜之崇卑爲優免之差等皇仁蕩蕩載在大明會典炳如星日二百年來通寓內郡縣遵奉之無異而寧何獨廢閣不行也初寧以九等定戶則七則以上丁銀有至一兩餘者丁銀外又有門銀上八九兩上次六七兩中四五兩中次二三兩以數雜糧二石孰多以利權免二石孰饒免丁戶

勢不得復免糧迨法變爲條鞭也戶則無上下每丁銀止一錢五分諸生不得徼惠于戶則之中遂相與援免糧之例日紛呶不已第相沿久而勢難卒返歲甲寅州倅尹公代視事爲檄條上之政屬議而以兩淮別駕遷去繼尹公而代者張公張公亦州倅而勇于任者爲分庭親請如其說而優免自此肇矣第無米之炊巧婦不能尋欲復緩糧以濟其虛夫緩糧乃敵民之脫漏計必清丈其田而後可事方就緒而以山海別駕遷去自是旅代旅去一如踐更求其建必然之畫爲永懷之圖者蓋寥寥也至丙辰歲聖天子東顧我寧特簡鄧公來守茲土右文暱士凡事樂與更始一聞是說卽取尺籍手裁核之洞若觀火則口情不關通思其異喙爭鳴也法不畫一思其甲可乙否也夫旣不得神輸鬼運以爲補苴之計則王土之所除不可爲王土之所出乎緣是定義例酌煩簡舉青衿之士與縉紳之家悉如制免且謂先我而規者我隨之後我而隨者我規之將一傳永傳世世由之無窮極也噫嘻善建者不拔公之功懋矣哉不但

也他如講鄉約以昭勸懲申保甲以禦賊盜省里甲以寓撫字禁賭博以警遊惰融兵餉以均賦法鴻猷嘉勤更僕未易數然皆緒餘無足難者則夫澹泊寧靜纖塵不受世侵卽楊伯起今當生存且避席謝矣漢人之頌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公有之公諱令盧江人

建豫濟倉記

陳鍾盛

聖人之論政也首曰足食足兵然則兵與食固不得分而言之也三代以前以井田寓軍政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是兵食本未而足之者亦不待分也故曰王道富於民而不富於倉迨井田廢而兵制更王兵者遑遑足兵而徵食則愈急王食者孜孜足食而饋兵復不暇兩者交相責而脫巾之禍起貫鬪之議興是府爭也兩者互相推而四郊多壘始計倉籍羽檄紛馳藉口枵腹是坐困也力求其足而日見不足日見不足而終不求其所以足此亦當事者之過也惟老成成長慮籌安疆圉以圖社稷者則不論疇王兵疇王食也第知元氣神氣

相須爲理無事有事兼爲之防而已登州一城懸注
海濱外捍鮮遼則爲藩籬內障中原又爲門戶至重
地也重地必需重兵重兵必積重餉非可卒辦旦夕
張皇樓被也兼登中海運戒嚴米粟所至不過負戴
故食必素積積必有貯貯必有處然後可以歷久遠
而應緩急此倉厩一節事若小而關甚鉅也登自崇
禎五年苦于叛亂賴聖天子神靈師武臣工用命旋
卽克復於今六載而倉厩之化爲灰燼鞠爲茂草者
顧以傷殘之餘利用靜安行視一日未之舉也雖然
非必其時之不舉也抑其後先相諉無必舉之心與
可舉之畫耳丙子秋鍾盛適膺上命承乏府事日擊
空虛縱稍有積以無倉故寄頓狼戾切心恰焉幸先
時主上軫念東牟以大中丞楊公鎮撫是邦而復以
太府陳公兼綜閱視分憲周公提督整理一時和衷
師濟固已百廢具興矣一見倉厩爲積貯而務具以
意譁盛而又以費度空乏徒役勞頓爲慮感口唯唯
天下事之所以不立功之所以不成者豈事之難立
而功之難成哉以上欲作而下不應下欲任而上掣

之肘也今盛卽不敏而計關國恤謨出上裁是作則必應任則無掣矣先人有言不暫費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費度雖乏徒役雖勤又烏可已已乎三公旣然盛言還相囑曰果如是將事無不可立而功無不可成何患區區一倉厥哉乃捐俸助資爲之倡首而盛乃規方位鳩工材庀儲糈多方設置使無底匱卽或借役營伍亦莫不計其工酬其力故彼亦莫不歡忻鼓舞互相告語謂上之人欲我宿飽而無不欲使我虛勞我獨何心敢不崩股肱之力以趨厥車

分憲周公且時加省護課屬章程及爲堂一重川堂一重東西倉十間前六間爲二門門外倉十間旣不日成之矣旣成三公周視色喜復謂盛曰古之舉大事者曰開屯曰振蠱然民智不可用而專欲愚無成也卽任勞任怨皆所甘心是役也公私不擾師徒不頓勞則自不辭耳抑何怨萌之不作也此其爲豫象乎蓋名曰豫濟倉因是而益知豫之時義大也夫豫生於動動生於順天下事之所以不濟者惟其誘弛玩愒而不动卽動矣復齟齬扞格而不進耳豫

順以動則天地如之而况于人乎又何事之不濟也
今公之以豫濟名斯舍也豈獨爲斯舍名哉自茲以
往旣足之食節足之兵於以奠安二東鞭箠邊隅功
成治定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要皆本是順
而動者以臻厥績而已是豫濟名斯舍也豈獨爲斯
舍名哉乃爲之記其事問其督工爲誰則萊陽縣縣
丞今陞萊州衛經幕豫章吳一震也

萊陽縣新修磚城記

李鐸

辛未冬山東盜起吾萊陽爲東海巨邑以戕

失守死者殆萬餘時鐸備員都給事因疏請各郡縣
磚其城荷蒙先皇帝嘉納而奉行者直隸之霸州河
南之裕州宜陽數郡縣耳今侍御沈公俊宰吾邑時
亦嘗銳意爲之以時方殘破慮民之弗堪也與而復
已者屢矣已卯夏邑侯司公以名進士出宰吾邑時
鐸又備員大理少卿因以辛未事告之公惻然之餘
慨然以磚城爲已任比抵縣政務紛拏兼覲事伊邇
未暇及越明年庚辰覲回集邑之士夫父老而告之
曰汝輩往年之慘吾甚傷之茲欲磚汝城以爲汝障

但工程浩大吾爲汝處汝毋恐衆皆感泣唯諾乃以
邑之十四鄉擇一老于世故者充工長基石取之于
山磚灰之類又令採草爲之一無所費又于本鄉各
戶中三丁抽一輪流上工用是財不告傷民不告勞
工始興輒有沮之者公不之動復有訴之上官者公
又不之動爰徐徐爲令數日間躬往一視賞罰不行
而趨事者爭先始工於正德庚辰之八月訖于嘉靖
壬午之五月城高二丈一尺周圍七里敵臺十六座
女牆森然四門堅緻倍嘗門樓層出往來者輒改觀

落成邑之人叩首而言曰昔以土城之故火吾廬蕩
吾產虜吾妻孥而今而後可以免夫仁侯之賜也又
叩首而言曰今日之舉弱者不能爲巧者不肯爲貪
者將有所利而爲之茲興工累歲若無事然三農以
時四民就業仁侯之賜也又叩首而言曰吾邑之設
奚啻數千年而始有今日仁侯之賜也遂卜西城門
之上築一臺綵公之像祠而祝之將以報公之功與
城俱始終是功也固皆司公之功也若夫授以成算
者則巡撫都御史王公翊憲副黃公昭道太守趙公

祐二守李公錫勸成而顯相者則本邑侍御王公秀
致政通判于公訓知縣孫公懋丁憂知縣于公資等
舉人鐸兄敷鐸婿張鳧監生孫質任世臣張澤元亨
等生員咸大昌尹天麟等督工而共事者別縣丞傅
宗等服役而各成其功者則醫官于鳳雛等邑人高
瑀等十四人至若懲禍重遷思憂過計勤勤懇懇於
十數年之間不恤人言不畏人議不爲一身一家之
私計而爲千萬姓千萬年之遠圖鐸亦自不敢少也
噫微斯司公尚得遂此意發此言乎公諱廸字允吉
山西澤州人登丁丑進士世以科第名家性尚簡素
綽有容子民之念純如也邑之士大夫德公無任乃
走書屬鐸爲記鐸不文然以桑梓關情子孫縈念自
有不能已于言者庸書此以荅吾萊人之情抑以使
生吾後者知所自云

文登縣石城記

陳其學

按志文登古不夜城也越萬曆庚辰秋肇以石城之
迄癸未春訖工闔邑之人士遙觀厥成委心交忭因
叙其事蹟且請余綴屬以言廼介太學生叢子思來

白以狀曰吾邑土城舊矣國初沿之緣壤無疑膏尋
且隳圯比比告修經費無慮萬緡竟罔功迨先任劉
少嵐府翁廉其事亟往善相按三百阻海兵戍環踞
之者五且物賦稱饒代昭文獻固壯邑也表邦奠域
可無永圖廼群士民而參挹之云云曰第爲爾若而
人創此于百年計謂何僉曰諾遂議以石甃之凡一
切工費鉅鉅細細罔不洞膺區綜以定有準直上狀
宜之廼庇監令役偶起澤門之謳適我明大夫郭養
吾公入任謂城者成也盛也言盛乎民者必民成之
然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廼群士民而參挹之云云曰
第爲爾若而人成此于百年計謂何僉曰諾遂教然
以身任之展職鳩工凡一切工費罔不如其原議重
且受畫于張敬川道翁王碧坡府翁而調停倍之勸
相稽程宜適弦韋之劑群心胥悅趨事倍功未三年
淹而告竣矣計周六百七十七丈高二丈計門關樓
櫓率稱是碎若斷岩矗似長雲金湯隱隱東南其壯
之于時公闔官屬人士胥與落成洒然相賀舉觴而
賜言曰風氣攸萃淑鍾毓也勢勝險設森戒詰也胥

宇寧處躋仁壽也此其人官盡能成終成始而數之
會適固待有今日耶端請爲我養吾公頌之公諱包
田鄉進士上黨人余卒業谷味之曰盛哉鑠乎茲石
城也自古所未嘗有者而今日有之在昔所不能成
者而今日成之綢繆一勞併懔永固卽千百年神人
咸于是乎各得止其所止相與席安綏錫仰承我宗
社靈長之運夫是之謂保障哉尚矣慚余病朽無能
贊辭謹附紀歲月以徵存云是爲記

蓬萊閣記

朱處約

世傳蓬萊方丈瀛洲在海之中皆神仙所居也
及其處其言恍惚詭異多出方士之說難信而
登州所居之邑曰蓬萊豈非秦漢之君東遊以蓬
跡意神仙果可求也蓬萊不得見而空名其邑曰蓬
萊使後傳以爲惑據方士三山之說大抵草木鳥獸
神怪之名又言仙者宮室偉大氣序和平之狀餐其
草木則可以長生不死長往之士莫不欲到其境而
脫於無何有之鄉際海而望翕然注想物外不惑其
說者有矣嘉祐辛丑治邦踰年而歲事不愆風雨時

若春蓄秋穫五穀登成民皆安堵因思海德潤澤爲大而神之有祠俾遂新其廟卽其舊以構此閣將爲州人遊覽之所層崖千仞重溟萬里浮波湧金扶桑日出霽河橫銀陰靈生月煙浮霧橫碧山遠列沙渾潮落白鷺交舞游魚浮土釣歌和應仰而望之身企鵬翔俯而瞰之足躡鼇背聽覽之間恍不知神仙之蓬萊也乃人世之蓬萊也上德遠被恩涵如春恍若致俗於仁壽之域此治世之蓬萊也後因名其閣曰蓬萊蓋志一時之事意不知神仙之蓬萊也

重修蓬萊閣記

宋應昌

按史秦皇東遊海上登之采以冀與神仙遇漢武時燕齊迂怪之士扼腕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之屬仙人可致帝欣然庶幾遇之卽其地以望蓬萊則蓬萊閣之名實昉此焉說者曰茲名也秦漢之侈心也胡爲乎沿之而以重修煩也攷郡乘宋嘉祐時守臣朱處約氏實創構之謂上德遠被致俗仁壽此治世之蓬萊也語具貞珉中余覽而旨之嘆曰知言哉古人一丘一壑不廢登詠矧是閣首踞丹崖頽

瞰滄溟千折之檻三至之階恍然出人間世固域內
一奇勝也烏可無修在昔堯天海涵寅賓日出周波
不揚肅慎東來爽鳩氏之所宅管敬仲之所官升降
不知凡幾于海王之國僅一瞬也可以觀世風雨晦
冥之潮汐萬狀沙門鼉磯牽牛二竹之樓臺閃忽魚
龍犀螭象罔之出沒無常安期美門紫芝瑤草之若
有若無凭欄一睇恫心駭日斯詫奇昂詭之囿也可
以觀變爾乃觀海攄襟登高作賦或明風于爰居或
辨物于楛矢或寓言于齊諧或侈談于禪海或賦于
虛以見奇或禱海市以志感秀色雄于瀟壑逸思巧
于層氣可以觀材至若東扼島夷北控遼左南通吳
會西翼燕雲艘運之所達可以濟咽喉備倭之所據
可以崇保障封豕靡所瀟長鯨罔敢吸可以觀要撫
時察變度材修要四者備天下之大觀矣烏可無修
語有之臺以察氛祲節勞佚徵獨于目觀美也蓋古
之仁人君子遐思逸覽罔不在民記超然臺則起物
外之想登香陽樓則勸先憂之思寧獨踟盼望流光
景爲曠已乎若乃登茲閣者紀綱之臣肅其憲令封

登州府志卷二十一

三

登州府志卷二十一
疆之臣宜其慈惠文學之臣慕其聲說將帥之臣振其武略俾物無疵厲民無天札躋斯世而蓬萊之庶幾仁人君子之用心哉無論世無神仙蓬萊政使有之以方我大明盛治摹唐型周海靜風沾真人天境界果何若也抑方丈瀛洲君子因掩口不欲道耶然則是閑也修于治世尤亟矣余因曰知言哉宋臣也甲甲秦漢從史者流奚置喙焉是役也前撫李公憲檄經始稽費則公課百餘緡郵官咸總戎輸資百餘緡預辦材造左會巡撫遼東顧公海嶽兵道郝返其值金輪本千金艘運三年財靡帑出力靡民勞規畫宏敞視舊貫什倍之矣閣入國朝一修于永熙間再修于成化七年凡茲三修也閣事竣適不穀建節之初郡吏具狀守巡以請僉謂材美制鉅地勝名遠不可以不記也于是乎記

蓬萊閣記

陳鍾盛

登州濱海而郡有山蜿蜒分脈泰宗來自東南萃嶽海岸作鎮城北前人構閣其上榜曰蓬萊夫蓬萊境界號稱仙居其說見於山經水註所記載騷士韻客

所托興不一而足而是閣之構乃以是名其有慕而
爲之耶抑將以形破影以跡蹈空使登是閣者悟蓬
萊亦如是閣不必更從閣外覓蓬萊耶予以丙子秋
奉命守登初一登臨見荒煙蔓草頽垣裂瓦滿目蕭
條感極而悲蓋以崇禎五年燹於兵故也及考諸輿
誌則登爲古嶠夷地寅賓出日於是乎在而西北有
田公寨是固五百義士所慷慨發憤不爲漢臣者也
北折而南則有之朶烏文登山不夜城繫馬臺是固
秦皇漢武所巡幸駐蹕禱祀祈求希望長生而不
得者也極目浩渺浮波隱見則有皇城島鼉磯諸巖
峙間太宗渡遼之績仁貴天山之功流傳約略猶有
可論述者然則登雖小郡實南北關鑰自昔聖帝明
王英雄豪傑之所式化馳驚之區也烏覩所謂瓊花
琪樹玉闕金楹之勝槩安期子晉王喬葉善之往來
而號曰蓬萊也哉雖然世外蓬萊有與無不必論而
解脫韁鎖滌除煩苛以自心蓬萊造斯世蓬萊其得
失可還商也我明太祖肇造區夏薄海內外靡非臣
妾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民生三百年來不見兵革鷄

犬桑麻嬉遊歌舞聲影聞望迄於四境前後長茲土者或公慈而廉明或易直而子諒政無虎猛俗鮮鴻哀所稱至治之世納兆庶於春臺其在斯時乎使世外果有蓬萊其優游自得與物無競之景當亦如是耳已無何亂起刊湮蕩析之慘化離怨曠之氣通於城野而曩之所謂鷄犬桑麻嬉遊歌舞聲影聞望迄於四境者蓋已不可復識矣予抵登之年竭蹶砥礪積粟儲器以戒不虞幸而鯨波載息狡穴爰清雖不敢謂學道愛人遠臻上聖而生聚教訓固宜上者之也

也其蕩析此離之景行且一轉而曩昔嬉遊歌舞之樂不且再見歟其納兆庶於春臺使之優游自得也卽以環登爲蓬萊亦可耳至若流連景會隨物悲喜寫騷情於毫端抒逸興於賦底則善乎范希文之言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是閣之中風潮月汐霧彩星碁一日之內晦冥異態可以娛宴而匪所思存也時因葺治城垣修建海神天妃諸廟以爲國祝釐爲民祈禱用紀其事與予之意以告登衆以貽後來有如此者

納川亭記

章望之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爲變化者一氣也天地之氣不舒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氣不舒則思慮塞而精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所樂奉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龜鼉魚鼈之所錯秘怪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以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開人思慮忝人精神蓋耳目廣則聰明豁耳不然何以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哉故遇西子然後知世無美色享太牢然後知世無珍味聞簫韶然後知世無至音觀海嶽然後知世無大物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渙之爲登州也爲納川亭于城之北隅以地濱于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事不煩其可以爲寓目適心之所殆無與亢者豈非助大丈夫胸臆之一端歟侯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凜然不可奪之風嘗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能名今之作

斯亭以壯郡國遊觀之勝以資賓客宴饗之盛暇日
 則命戎旅習水戰以無忘戎備其動翼如其靜肅如
 於是正人朝士之出是途莫不交口詠其交賓接下
 之和美其忠奉朝廷之勤異日侯去為天子股肱知
 其必能以興作之心充斥其行事

按望之屢辭秩不仕喜議論辨說多

過人嘗遊齊趙汧隴湖湘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海鏡亭記

施閏章

登州臨觀之勝曰蓬萊閣枕丹崖俯滄海士大夫燕
 游歌詠必于是焉在樽酒未終雲物百變然長山諸

島逼出其左若得海之一隅閣下四壁皆石刻多世
 俗所稱蓬萊八景殊少善本蘇文忠舊書海市歌字
 已剝落類刻創者凡前人碑刻名蹟吏多徵搨墨本
 不予其直民怨其病已也而毀之如此者甚眾是可
 惜也右折而下為海潮庵庵左側有亭皎然軒楹四
 敞蓋先朝臺使者閱水師處今武備不講久矣把酒
 憑欄左右洲島參差至此則一碧萬里無復纖芥風
 微日霽波平如熨上可以馮虛御風與三山十洲相
 往來而下可以接鮫宮蜃市于几席間也丁酉夏四

月十有四日予夜宿亭畔水月空明毛髮可數書其上曰海鏡明年再至則郡丞馬君掃除丹牖登望瀟灑留連不能去事固有名微而實勝居卑而視廣者有類于是後之好事者其毋務崇其觀豐其垣以廢吾亭乃礎石而記之

漠島記

劉遵魯

東鎮區域最鉅澤潤生民最溥惟海而已歷代秩祭其來尚矣故民間多立行祠登州青之魚鹽地也縣

沿蓬萊民瀕海者奉海神尤切海之半有山曰漠島

廟曰靈祥神曰顯應神妃者民相傳為東海廣德王

第七女元得江南幾二十載糧運所過無風濤之險豈非神明有以助之耶今太倉所蓄露積陳陳富國裕民為古今冠則吾神妃預有力焉用勒堅珉以著厥美當與天地相為終始

煙霞洞記

丘處機

姑餘之西蒼山之東全道菴者形勢之地也氣象恢弘峰巒巉絕大石長松莫知其數蓋貞祐元年東牟彭城先生首剏也至大定六年予自棲霞而來泊八

年重陽尋至後因西邁偶歷關中二十餘年重遊此地觀其嵌巖突兀千變萬狀不可名目選其磊落孤高出群者標乎名耳煙霞之東全道菴北東西橫岡曰長松嶺又之東角曰望海臺又之下一大石曰保真崑又之西一大石曰海潮岩又西南之石勢朝東北者昇仙臺各西南者風雲石又西南者雲陽頂洞之前頂曰連雲峰洞之西北隅巖峩大石曰落霞石洞之背高峻者瑞煙岩洞之東半里餘高大石曰獅子石菴之東橫岡曰卧龍坪菴之前橫岡曰仙遊嶺

云

甜井記

王雲鷺

蓬萊閣下百餘武小海旁有井泉焉秋夏苦霖潦所浸余甃以石壁覆以瓦亭扁曰甜井客有過而問曰茲泉也郡胡珍重之若是也侍者不能荅以告余余曰處有順逆行有難易區區一掬泉耳而隣於汪洋無際之巨壑千流皆鹵萬派悉鹹彼獨孑然挺然而天性本來之甜淡無恙涇涇然小人哉敢藐海若敢

抗波臣往來井井難乎哉易乎客聞之喟然曰滕薛
不可以敵秦楚也勢也雕刻不可以改面目也定也
可以爲難矣知其難茲固予珍重斯泉之意也鐫之
石

北海十二石記

蘇軾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牽牛大竹小竹
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
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
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

李天章

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解貳卿致

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
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湖子野請於解公盡得
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
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
五日東坡居士蘇軾記

松石記

閔士選

東海島中有石其形怪異我兵以防汎往者昇之入
府前守劉君命葦之閣時聚觀者甚衆觀此石溫潤

而粟文理森如根節盤結千條萬縷如老人蒼顏鶴
髮蹲踞不前狀環視抵裏木質猶存僉曰此古松化
爲石也再玩益真余命築臺供之海神廟前試問此
石生於何代長於何時何年爲松何年爲石以訖于
今若有對者而傾耳不聞余嘗登岱宗之上有五大
夫松在焉尚爾亭亭且琳宮梵宇唐槐漢栢不知其
幾然木形俱未改以石視之固奕世兒孫行也杞朴
子曰松樹二千歲者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茲石固其
類與余獨怪夫秦皇漢武之時六龍親駕備此
駢蹕巖阻比獻諛之徒凡一草木之異誕爲瓊枝瑤
草迺不獲睹此石彼孰知瓦礫皆能說法卷石卽是
傳丹當時諸臣固信不及此宜石之隱而不現也善
乎吾夫子之贊易也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
爲乎昔修羊公化爲石羊以悟景帝圮上公化爲
黃石以悟張子房胥此類也臺成復鳩工據材爲亭
於其間時前守劉君名道遷轉運以去而今守黃君
名體仁方來與郡丞燕君汝靖倅樊君在峰司理陳
君劾忠新司理張君綰邑令邢君琦皆樂觀厥成者

余顧諸大夫而言曰歷觀前代凡有事海上者皆以
求仙贖武人情倉皇無從容暇豫之態故耳目有所
不及詳迄宋且畫海而守不敢越遼一步惟我明威
德遠布四夷賓服我兵得盤桓島嶼間而適與之值
相呼挽之入舟以歸蓋海波之不揚也久矣固我國
家萬年太平徵云保泰之道願與諸大夫時共圖之
諸大夫曰唯唯遂書以爲記

鏡石記

海中有山名爲漢島因建海廟於其上土人又稱爲
廟島峭石當前光明如鑒僉謂靈氣所鍾也舟人
有取其石歸者號曰鏡石約方廣止於徑尺而石之
背及前後皆堅栗晦蒙獨一面當前瑩潤圓滑瞪目
對之冠裳鬚眉可辨每當日映若有五色射人山光
雲影恍惚動盪包含固無盡者昔人所謂握方諸之
鏡處深澤之間而上引太清物類相隨此石固有之
矣余旣以松石供海廟前復取鏡石配之左顧右盼
松石似皮毛零落之盡而獨存真實鏡石似聰明韜
晦之極而尤露真常二石皆龍象也海外有形語之

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二石
可以口耳思議哉淮南子曰以鏡之始型蒙然及粉
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而後其光始顯今茲石之生
孰爲之磨練而呈光在前耶此皆不可知者也常聞
海神靈應凡越海者過廟必請自歷代以來如求仙
採藥及征遼通金凡所舉動必爲神所厭棄而當時
導諛召侮之輩備諸醜態何事不昭昭鏡石中鑒肝
膽而悚毛骨顧人每忽之卒臨於危亡而不之救惟
神不可知是以常知此諸臣亦不以鏡以照之也漢

正興天下豈有僊人唐太宗謂魏徵若在不使我有
征遼之行余以二君得鏡晚矣宣和通金則始終自
昧者語有之盲人不可貽以鏡邪士莫能鑒其疵悲
夫鏡石得自彭公所而公嘗督兵援朝鮮每爲余言
朝鮮大臣之家蒼翠四封安於逸樂以召致倭患幸
賴中國威靈保全之迄今猶無枕戈念也嘗以之訓
戒將士爲殷鑒云余味其言有足發明鏡石之意且
於海防有裨因併記之彭公名友德蘄州人

增置天橋鐵柵記

徐可先

登海郡也三面鯨波萬家蜃氣儼然稱東國雄藩焉
故郡城翼峙海隅控引巨浸慮其孤特更設水城齒
頰唇安車資輔立依倚益甚重也顧水城北隅突兀
波面中開廣浦以泊艦艖城缺夾餘以通出入上橫
巨板名曰天橋制誠善已獨天橋之下不設關闌咫
尺怒濤飛帆迅駛倘寇鯨鯨入周垣倉卒張皇
堵禦無策是天橋非通行之口直掛賊之門也水城
有事迫近郡城敵得所憑我失所恃是水城非維幹
之助直籍寇之資也夫郡城必不可無水城水城必
不可無天橋乃以天橋一隙至使在城守其郡城
滋其害猶不思所以嚴扃鎗固防閑非所稱慮慮周
詳禦侮縝密者也余以順治戊戌拜

命蒞登當海氛昌熾之時值牟土敦殘之後傷隍戰
守夙夜靡寧審視天橋尤深顧慮謂塞以門闕風濤
之噴薄可畏甃以甃石舟師之作止難通爰採衆謀
最宜柵閘疏其鱗任潮汐之往還密其楯杜奸宄之
窺竊無事則懸之而舟航不阻有事則下之而保衛
克完外施鐵葉攻擊無虞內斷堅材久長可恃倚萬

全之繼漏國永逸於一勞誠罔有踰焉也巴於是詳
允各憲刻日庀工始於己亥之秋竣於庚子之夏
慎司啓閉允協輿情而登之兩城遊若封函谷以凡
泥更無不測震驚之恐矣篆設御城水門教關三座
亦以鐵禁固之計費共乙千五百有奇惟時民資方
殫國課正殷加派不堪闕支不便適督撫許公諱
文秀直指程公諱衡兵道朱公諱楚璣實備資備
而同守馬君思才司李彭君舜齡陞任司李王君君
以及蓬萊令成克襄貴縣令王年福等令各官各
令張作礪棲霞令翟進仁寧海牧王之儀文登令李
蔭澄咸矢志樂輸蓬萊丞王啓疆尤克任綜理雖余
亦裁俸替襄要不過成事因人何敢自矜勞動所患
燕安日久漸底廢弛或忘初始之艱不時加脩葺焉
則非所翼於將來而不能不幾也望之者是為記

建文廠記

徐可先

國家奠鼎十八年而車書統一東西南朔咸隸版章
戢矢橐戈陳常時夏彬也乎洵文治蔚興之日矣三
齊夙多名彦牟州一曲著號士鄉其尤藝苑之鄧林

乎然學宮廢而城闕譏泮水作而芹苑美廣厲之責
長民者實應任之雲漢天章嘉髦士卽以重作人也
余蒞登越兩年所勸獎誘掖夙夜單心聞風起者亦
蒸_七徧邑里顧魯論有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夫以
工師末藝猶必居肆奏功余於牟士計所以逸其身
怡其情俾得肆意咕_七啤者竊赧不多及也辛丑春仲
屆歲試期學使者將下車茲土郡邑諸士褰裳詣余
則以未釐之弊困士罷民議圖變計也益每當科歲
徹架文棚葺_七蓆松楹咸需八屬催提旁午捆載艱難

及至告成則湫隘卑庫寒暑俱病或逢陰雨復下濕
上漏措足無從嗟_七彼寸晷風簷尙不能使之澄志
悅神盡長竟日又安在廣厲之多方也况試事一竣
紛_七轉徙風糜雨腐鼠竊狐藏是課士反以厲民供
官止堪飽役且因而爲加派爲折乾弊竇孔多有難
指數者於是從諸士之請爰集工匠量度梓材構東
西號_七廠共九十六間約費銀乙千五百餘兩用爲一
勞永逸計諸臺俞允闔屬贊襄良以是役之利益士
民非_七渺小也於是飭材衡費除本年應解各料仍取

備用外謹遵

令甲不敢勞民督學劉公諱昌臣巡道楊公諱奇烈
 實裁俸率作同寅馬君思才彭君舜齡暨寧海文州
 牧蓬萊成令黃懸王令福山中令棲霞程令招遠張
 令萊陽鄒令文登李令晟有所捐而未盈之數予悉
 勉任凡三閱月厥役始竣司董率之勞者則經歷鄭
 文煒蓬萊丞王啓疆之力為多法應附書也異日爾
 多圭衡才於此盡思當事利期之意務自勵而勿自
 惑焉則所以期

興朝之運馳文治之輝考行且拭目更觀其盛矣

重置文廟祭器樂器碑記

任 瞻

郡邑學宮之儀莫詳於明洪武四年詔定祭器樂舞
 遺豆簋簠登銅器用瓷三十六年則頒大成樂器於
 天下府學令州縣自製於其學如式成化十二年增
 樂舞為八佾遺豆各十有二嘉靖九年則令天下府
 州縣學遺豆各八樂舞六佾器物視洪武間制少有
 加損焉相承至叔季之年未有所更定數百年物从
 而敝自然之勢也夫用之數百年而不敝天下何物

能然學宮門堂毀蕪完缺毀成若循環然不知凡幾
至於今有故瓦基甃存平無有也則器之存而可用
者與有幾崇禎五年登郡兵燹之餘居人十不一存
廟器亡盡十一年太守陳公鍾盛傷禮樂之廢闕也
製祭器爵十有七燭盤十有四爵用銅燭盤用錫樂
器摩旒一琴一笛二笙二埙篪應鼓祝各一鐘篥箎
二猶未備也十六年戴公憲明繼之製木籩豆百有
五十兩廡木屏二增燭盤如陳公所製之數制差小
增爵七十七年製棧三十爵棧用銅燭盤用錫如陳

公所製云我朝定鼎此器又無復有存者矣物之
成毀豈皆有數存焉於其間抑有待而新應我朝
文明之治與康熙二十六年詔天下府州縣學各理
其祭器樂器一時未具者翕然更造之可不謂盛焉
而天下學官有蕪爲故事卒莫之省者夫學校常需
苟無上命猶將修其廢補其闕無令墮壞乃命之而
仍未之省則上所以重學校之意若師之爲教弟子
員之爲學其廢弛可勝道哉天子立學宮於府州縣
設有專官司其教矣復令郡守縣令董之所以作人

甚盛心也是故入其學而廟貌不肅器用不具司教
之責亦守令之羞也余三十一年秋初來守茲即仲
月釋奠祭器樂器靡弗假焉皇然不寧者累日及器
之始置既壞始壞既置所從來及諸器之給於用與
不給於用慨然有志於修復於是出俸錢鳩工材合
并陳戴二公所繼續而製者不少其一其所未備則
仍浮焉給於用而後已不數月而且上丁釋奠陳其
器矣其樂諸弟子員耳而目之嘆以爲未嘗有金日
公之爲功學校不枉矣余曰雖然猶未備也夫備器

川所以敬禮典也敬禮典所以尊孔子也士入學輪
奩粲然前書秩然前几筵維豆肅肅然鐘鼓絃管雍雍
然豈但已哉蓋將有慰焉思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者
何在年千世百而使人奉祀匪懈者何以昭代損益
三代已來有明已往之典師孔子而禮墜於萬乘者
何意士不通其學不得錄於朝不行其學不得適於
用何故置師置弟子員何爲五經第誦其文也耶學
校第仕宦捷徑也耶爲師爲弟子員第名焉也耶蓋
欲其藏修息游於其中師嚴而道尊行安而節和舍

咀四子五經之精英而充飭乎道德之實以裕乎致
君堯舜澤民三代之本焉也今之爲師爲弟子員者
久矣非謂平此矣謀其制孰無志佔俾其上而下之
師利其賄而弟子不知有二仲之祭况其他乎嗟乎
誰起而振之若此雖日對几筵攷鐘鼓存以爲猶未
得孔子之門登孔子之堂者也不甚負 朝廷作人
盛心哉吾願教者返而思其所以教學者返而思其
所以學亦如久廢初理者之嘆爲未有驚爲新得也
此余新廟器之意也豈徒飾耳目之觀聽爲學校秩

祀常儀云爾哉

重建奎樓碑記

任 璿

柯有經傳莫載無從究肇端何氏流俗相沿窳爲象
隆其屋宇金碧其面日手持足履所寄義甚不雅馴
而海內競奉爲明神尊崇俎豆之勿敢忽豈獨愚夫
愚婦爲然哉學士大夫世祖有之奎星祠吾不知自
何時何人始也按夫志西宮列宿有奎說文奎所
髣之曲奎十六星象而髣故曰奎孝經援神契奎主
文昌注奎星屈曲相鈎似文章之畫祠奎星或有取

於斯其爲狀又何異也或曰奎魁也狀如魁之書象形也按史魁枕參首注魁斗第一星也稗雅斗一星至四星曰魁大抵魁猶首也奎宿何與焉而強而合之祀於學宮之側曰用是兆制科元魁也徧宇內莫究其非學士尊崇之尤甚夫學士大患莫如不察乎聖賢先儒之理味乎明廷所以立學校之旨則身其中輒視爲獵取富貴之階得之則高自矜誇雖閭里其不得也不自咎術業之不工而妄異乎不可知之冥佑聖賢先儒不可謂而竄也於是文昌奎星之說

紛紛起而中之曰文昌司祿命奎主文明也或祀於家或祀於廟其敬之也圻聖賢先儒而又近之而形家又爲之說爲樓爲閣峙於學宮某地城郭某地曰可以起文運之衰矣夫文運由人才而盛人才由學問而盛徵榭李莫得而士也奎得而士也能令不學問之人荷文名否亦見其惑也登郡奎樓初在城東南隅郡人以地勢之卑也巍然卜築於城之上謂郡之文運逐日益盛秩清華而侍顧出者指不勝屈曆歲久遠風雨剝蝕漸以頽廢謂數十餘年制科亦遂

寥寥不獲如昔之盛林公其總戎於此有術士言奎
樓所以拱郡治之巽峯係非淺越其議脩葺而董事
不得其人易其高而半之非復向時巍然特峙之觀
謂邇年支運亦遂稍興終未大振豈天運之有升沈
抑人事之有得失不然彤家之言果若是其不可誣
歟而多士引領聯目而望曰安得有當路加意人文
爲一振興也乎會余叨守茲郡思欲鼓舞人才以弘
國家菁莪樂育之化學宮祭器樂器之廢缺已首倡
推置煥然俎豆之光多士喜相慶曰有公如是人文
之幸也奎樓之舉舍公誰屬於是合詞來請城之奎
樓郡之人文關盛衰焉乞公留意余自惟政與教均
吾事吾何濼頒教之興不興係乎奎樓之修不修哉
雖然未易爲多士言也吾方數舞人才爲事而不從
其請則多士必駭且事有難遽以口舌爭者此類是
也多士謂象祀吾何必不象祀之多士謂樓居吾何
必不樓居之多士謂有碑於文吾何必謂不有碑於
文多士之所謂有象樓居而有碑於文者吾重違衆
而從之矣吾有所謂不肖象不樓居而實有碑於文

者正詔明道修行力學盜師親友惜寸陰以懋其功
勿謂奎宿有靈形家可恃以萌僥倖之念則學淵正
而人才出文運興矣柝所謂制科元魁之業胥於是
乎在多士其吾從焉是為記

述德山東部院佛公去思碑記 任 璿

撫憲重臣於山左則建牙歷下曾北六郡而吾登僻
在海澳視諸郡稱最遠其云遠者形勝之偏阻疆域
之曠邈自昔有然而非能遠於宵旰之眷顧保釐之
付節也我大司馬大中丞佛公來蒞東國惠我蕪黎

善政善教胥載愷惻慈愛之實是 朝廷愛民之德
意昇之公而我公實被諸民一言焉而吾民痾瘵也
一行焉而吾民恬怡也保惠教訓公之心民得而見
之誦吟鼓舞民之心公亦得而見之閱三載如一日
方期優游德化長享太平之治孰意宸懷倚重昇督
秦蜀將以安齊民者舉安秦蜀開命之日會城黎庶
聞關消寇者無慮數百千人親奉天詔慰諭遣歸公
已靡監不遠輿馳而西矣夫歷下之民以地近獲竭
奔走吾登民衆愚均也胡獨以僻處東隅不克一効

攀轅之請其於盛德至善亦何日忘之乃敢以耳目
規記述治行於前一建剏勒石以慰其榮百世之思
當公初汎詢閭閻疾苦加意剔釐務以和平之福與
爲節宣聲色不動而害馬先去梗法黜治在豪傑
法病民在盡役借法虐取在墨吏成時無敢
善類全於是乎相繼起調寬嚴綱舉目張人爭
若川帆而欲輸以時額外札杜矣丁穰編審俾
自占吏罔敢練爲奸刑清無冤民當辟者坐釋林累
慎默斷不許獄也計戊前伍備科皆干城謀藝論文

膠靡蒸髦士海岱千里士敬於學農勤於野工萃於
技商旅絡繹於市執業勿怠夫誰非公德政之感而
效歟馴至天和丕應雨暘時若桑麻遍野麥秀兩岐
穀垂雙穗慶大有矣而公猶老成謀謨急儲脩勸捐
輸耕九餘三吏咸率法以自好變齊變魯於斯爲盛
聞公當發規勉文武僚屬諄諄以愛民爲訓蓋有愛
民之心乃有愛民之言有諄諄愛民之言適以符其
拳拳愛民之政公心於六郡之民一也吾登民有何
遠乎吾登民何幸而得公治吾登民何不獲終幸而

久蒙公之治也孔子美國僑以惠人漢民留子翼於
河內我公躬操慈惠之真源我民竟不能諧願借一
年之私忱惠心惠德云何能忘則謂祠前片石笏時
并丘爲公德政所疑爲民敬愛所結昭示來茲永思
無極將襄岬之風徽勿替爾矣是爲記

募置登郡文廟樂器小引

任 璿

蓋惟哲王宣化教先辟雍聖代崇儒制隆豐序是以
俎豆千秋特薦於牢於報饗笙歌萬舞川嶠惻獻之
輝煌彩筆珠珠幾 筆墨躬親乎闕里隆文奏雍

郡邑亦比於城均此曠古之殊儀惟 興朝之盛典
登郡學宮推并岬名勝星躔危分之墟環滄海奇觀
地接瀛洲之島人文蔚起駸駸長足於天衢科第聯
綿鵬鵬奮翅於雲路泮宮生色郡治增輝第世遠年
湮時移物毀觀茲廟貌幸棟宇之維新無彼宮懸悵
笙鏞之多缺以致春秋告享雅奏莫列於几筵遂使
士庶觀瞻清歌不聞於殿廡豈
先聖之所降歆而群賢之所式聽者歟竊聞歷下乘
簫吹竽頽前學使宮先生之捐造近稽東萊獻金

玉頌今藩叅丁大人之修明節節乎文洋洋盈耳
化俗心儀於曩哲制行才愧於前徽奉尼山四教之
傳佩木鐸千午之訓試思文章事業却從何處得來
須知富貴功名都向此中做起願力難獨任不辭持
鉢之勞而事可衆擊有類布金之望欲襄盛舉爰藉
同心各捐俸資共置樂器管絃雍肅聿觀儀舞九成
鐘磬鏗鏘益觀宮牆萬仞庶聲容迭奏欣美備於來
茲而律呂攸宣薦馨香於奕禩矣

重修奎樓引

任 濟

古稱川嶽之靈鍾爲秀質人文之盛蔚爲國楨故培
氣運者往往多重形勝之說海內郡邑皆於 文廟

之側崇祀奎宿特建樓以奉之以期庶多士而光學

校此奎樓之所由來矣登郡星羅危野環山海之奇

地多毓秀彬彬然稱文學之邦奎樓舊址蓋在城東

南隅向以地勢稍卑巍然卜築於其上故郡之文運

日熾穢清華而侍顧問者指不勝屈無如世遠年湮

風雨侵凌而漸以頽廢數十餘年制科寥寥不獲如

昔之極盛焉自林總戎來鎮茲土有術士言建樓之

意所以拱郡治之巽舉係非微渺於是共議修葺然
董事不得其人易其高者而爲平庶非復舊制之巍
然特峙也邇年以來運維稍轉而氣終未大振職此
之故余叨守茲郡思欲鼓舞人才以弘 國家菁莪
樂育之化近於學宮祭器樂器之廢缺者已首倡捐
置煥然視俎豆之光矧茲宏樓之建以妥神靈以培
上氣尤宜亟爲修舉而烏可一日或緩耶今值三年
此士於鄉之時鳩工庀材共襄厥舉俾郡之俊秀
朝駉袂歌鹿鳴題雁塔進而登 天子之闕庭以

光昌之運者豈非余之所深願而諸君子所共樂也
哉雖然士必修行力學隆師親友惜寸陰以懋其功
庶舉業全而神斯降休願諸生究心學行勿云風水
可恃以助僥倖之念則實至名顯贊之神明而無愧
尤余之所厚望也夫

儉約小引

任 璿

蓋聞崇儉去奢固屬持躬之要而辭華就樸尤爲訓
俗之宜自世尙虛浮人鮮樽節侈於自奉爭羨何曾
之食萬錢驕以成風輒誇孔融之客滿座肆筵張樂

笙歌不絕於華堂開閣延賓珍羞滿列於綺席雖隆
文異數徒費錙銖而實意真懷有何裨益吾輩從大
夫後爲士庶先澹泊相期志宜取於自適紛華不事
禮惟揆乎得中况登郡濱海環山民貧土瘠敢敬告
我同志共力守夫清規單刺可以通名何煩全柬片
詞卽能達意奚用莊陳至於宴會往來惟期伸我積
愆觥籌交錯亦以浹彼深情小酌不嫌其太頻五簋
匪啻盛饌無取乎過設十二殊豐非敢爲矯世之詞
聊以表尙樸之志此約